

年

卷

期

14

23

第

第



中華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爲立券之報紙

第十四卷
第二十三期
(第二〇四號)

十五年十二月三日

The Story World
Vol. XIV No. 23 (204)
December 3, 1926

上海小世界說界社發行



商務印書館發行

四部叢刊

第二次要預約

十五年陽曆十二月二十日截止

八大優點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一 彙刻羣書於南宋後世踵之顧其所收類多小種足備專門之流覽而非常人所必需此之所收皆四部之中家絃戶誦之書如布帛菽粟不可一日缺者其善一矣

二 明之永樂大典清之圖書集成無所不包誠為鴻博而所收古書悉經剪裁此則仍存原本其善二矣

三 書貴舊本昔人明訓庶沙惡槩安用流傳此則廣事購借類多秘帙其善三矣

四 求書者縱胸有異竦之學冥心搜訪然其聚也非在一地其得也不能同時此則所求之本具於一經省事省時其善四矣

五 翻板之書卷帙浩繁藏之充棟載之專車半時翻閱亦屢煩乎轉換此用石印但略小其匡而不併其葉故冊小而字大冊小則便度藏字大則能悅目其善五矣

六 鑄刻之本時有後先往往小大不齊縹緗異色以之插架殊傷美觀此則版型紙色耐若畫一列之清齋實為精雅其善六矣

七 初版篇目偶有一二闕略此次為之增補得有更勝之本則不嫌改易其善七矣

八 本年初版發行於七年之前比年人工原料種種加昂本館為創業三十年紀念仍照第一次預約發兌不加分文其善八矣

種數 三百二十三種(二十四史除外)十五萬八千葉

預約價 連史紙(一次交)五百元(三次交)各二百元
毛邊紙(一次交)四百元(三次交)各一百六十元

書根 印成書名冊數加費三十二元預約時一次付清

郵費 國內各行省三十八元預約時一次付清

出書期 十六年六月十二月十七年六月十二月四次出齊

樣本書錄

索閱本樣請附郵票二分
印書目錄每冊售洋一角



編者的報告

蕪湖李憲文先生鑒。你所問的話。揀要緊的答復如下。(一)風景照片。惠寄來的。照投稿例。如有預備退回郵票寄來。不登可以寄還。否則不寄還。選登了的。酬謝分兩種。一書券。二本雜誌。(但極名貴的照片。經特約的。不在此例。)登出的時期。不能預定。(二)勞苦世界登完後。(本年底可登完)擬印單行本。

張四維先生鑒。你所問的兩種科學小說。我很想登。但在何時登出。不能預定。澄衷張偉先生鑒。野人記三四五集。皆已付印。但不能確定何時出版。六集不登小說世界。直接出單行本。其餘的問題。另函答復。

下期可以預告的小說有張慧劍先生的作品。雜文有推敲餘談。此外鏡中人言。也可以結束。

□ 小說世界 第二十四卷 第二十三期 目錄 □

□ 圖畫 □

牧龍圖

法國約瑟林之風景

□ 文字 □

編者的報告……………編者

灰燼……………黃葉

被僱的偷兒……………程小青

村中(補白).....蘇光驥

鏡中人言(一).....王西神

我軟化了.....呂伯攸

扁舟(補白).....胡謫凡

過何家村(補白).....胡謫凡

記李涵秋先生.....張碧梧

山水畫名作(補白).....胡亞光

女詩豪薄少君.....胡寄塵

小說枝談(續).....蔣孟潔

勞苦世界(長篇小說)(續).....伍光建

饒有趣味之歷史像片



以上所刊吳君國陞之照片，於一千九百廿六年一月廿六日，由吉林城雙來函云：鄙人娶妻，年十數年，並無生育，妾又數年，亦無生產。自前年服醫藥，紅色補丸，一於千九百廿三年，紅妾各生一子，鄙人自知實由子已於未滿三月，即吾所生之，已於現已滿三月，即吾所生之名慶昌，生性溫良，身體小可，愛若非貴局紅色補丸之功，定不如此強健，而鄙人不勝感德。今特函報，並將鄙人父子之像片寄上，以鳴謝忱。天下馳名，補血健腦之聖藥，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向上海江西路六十號章廉士醫生藥局函購，每瓶大洋一元五角。每瓶大洋八元郵力在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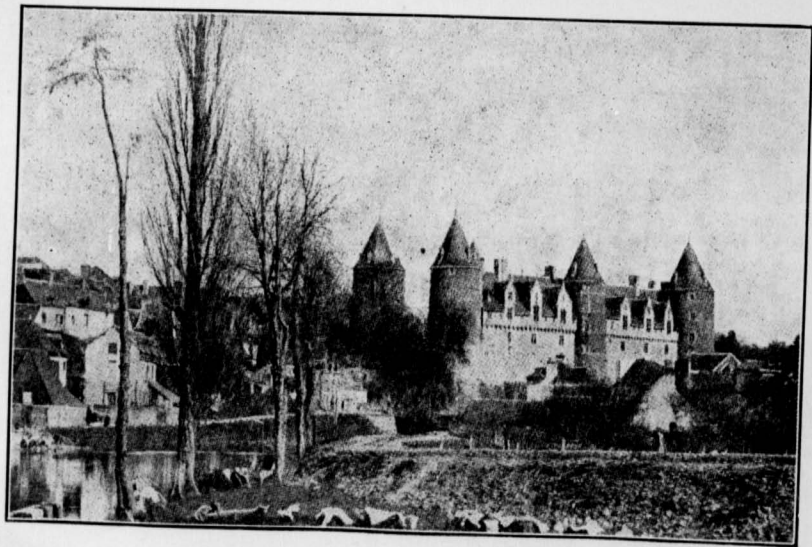
美國製造確係美國貨
章廉士醫生藥局之出品在

牧 龍 圖



此爲唐人小說柳
毅傳中插圖之一。
右爲龍女。其所牧
之羊。非羊也。乃龍
也。左爲柳毅與其
僕人。龍女遠適。不
容於夫婿舅姑。使
之牧龍於水濱。偶
遇柳毅。託毅寄書
與其父母。毅遂往
遊龍宮。爲之傳書。
後龍女託生爲人。
毅卒娶以爲妻云。
柳毅一傳。爲中國
神怪小說中之名
著。此圖亦名人所
繪。爲柳毅初遇龍
女之時也。

法國約瑟林之風景



(朱瘦桐先生贈)



一
一

灰燼

黃葉

我第一次晤見他，請教他尊姓大名時，他便在衣袋中摸出一張小小的名刺來授給我：約摸二英寸高，一英寸半闊；而且有些陳舊了。上面印着幾個鉛字——寥寥的幾個字，這樣地印着：『羅夢梅，某省某縣人。』除這幾個字外，再沒有旁的字了。

我還記得：那時他的臉兒很清瘦，衣服也異常樸素，寒冷的冬天，只穿一件脫籠的灰布袍子。據說，他在大學校裏快要畢業了。大概是一個二十歲左右的少年，我可有些模糊了，雖然也曾問過他的年紀。

我們晤見時，是在一家親戚的喜筵上。

二

我第二次遇見他時，在一個名人講演會中。我的記憶力真壞，見面時已記不起來；但他卻很殷勤地和我招呼。我問他尊姓大名，他笑了一笑，又授給我一張石印的小小的名刺。我接在手中，卻見他卡片上劈頭刊着『法學士』三字。我擦了擦眼睛，仔細瞧那卡片上的姓名，纔恍恍惚惚地記憶起來。我不由不暗暗地叫聲慚愧！

那時他的裝束，倒還樸素，不過上身多了一件馬褂；臉上多了一副金絲腳的眼鏡；臉上也稍微添了一點血色。

他的談吐很從容，舉動也是循規蹈矩的，端的不愧爲一個學者的態度！

三

隔不到多時，一個僕役模樣的人，送上我的門來，一封請客的書信。我拆閱時，除了啓事和請客票外，還附着一張三英寸高二英寸闊的名刺。那名刺上面，印着幾個北魏字，料想是名人手筆，原來

羅夢梅已做了律師了；因此「法學士」旁邊，又添上了「大律師」三字！這一次的請客，便是他榮任大律師的紀念筵，他的啓事，上這樣地說，雖然那啓事是許多朋友出面的。

既然承他聽得起，說不得我送了一份禮兒。到了他開筵請客的那天，說也奇怪，這位羅大律師，和以前大不同了：滿面紅光，顯現出得意的樣子！一身晚禮服，熨的異常平貼，頭髮也梳得烏光油亮，態度非常地尊嚴！

他堆了滿面笑容，應接許多的賓客，當然不能一個個詳細暢談，所以我與他直到終席，只講了十多句話。

那天，所到的賓客，大都是當地的名人。

四

我多時不見他了，祇在報紙上的特等廣告中，時常瞧見他的大名，料想他事務很忙。我也懶得去走動，所以不大知道他的近況；但我又得見了他最近的一張名刺。

那名刺上面又添上了兩行頭銜：「三等嘉禾章，督軍署咨議！」這名刺是在一個朋友處瞧見

的。

五

這一天，好容易我見了他一面，在許多送行的羣衆中間。我不由的詫異起來！我幾乎不認識他了，他好像換了一個人：圓圓的臉兒，比較以前胖得多了。嘴唇上面，留了一撮小小的鬍子。笑起來時，兩隻眼睛像一條線縫似的。奇怪！我與他不過一年多不見吧！

他到任之後，即寄來一封印就的謝函，——寄給送行的親戚朋友的同式的謝函。函末印着「名正肅」三字，當然還有一張名刺。那名刺比較以前放大了倍以上，頭銜也變更了，減去了「法學士」和「大律師」，「督軍署咨議」，加上了「簡任職某處地方檢察廳廳長」字樣！字體也放大了許多，一個個的像包含着不少威嚴！

六

我不在意地在報紙上瞧見，羅夢梅又升調做高等廳廳長了。不多時，又瞧見大總統命令，特任羅夢梅做司法次長了。我見了當然代他喜悅，好像我的臉上也增了不少光輝！是的，一人得意，戚族

交遊，自然也覺得非常光彩，雖然我和羅夢梅是泛泛之交，不過得到了他的幾張名刺。

我猜想他這時的名刺，不消說一定又闊大得多了。姓名上面，當然又要加上——不，變換幾條頭銜：「前任某省高等檢察廳廳長，現任司法部次長」等字樣！什麼地方檢察廳廳長呀？什麼三等嘉禾章呀？什麼什麼……？再也不配裝上去了。

我倒很想再有什麼機會，得他一張這麼的名刺，大可以誇耀朋儕；驚倒鄉黨，也未始不是一個有趣的玩意兒。我正想備份禮兒，借作祝賀他的升遷，換他一張謝片。誰知一紙訃文，送上我的門來，竿頭日上的羅夢梅，忽然長眠地下，這真是意想不到的不幸消息啊！

說不得我又備份禮兒，作為奠儀，結果，祇得了一張「棘人羅小梅頓首拜」的謝片。我所夢想的，要把來誇耀朋儕和鄉黨的司法次長羅夢梅的名刺，再也不可得了。這也可算得是一樁莫大的遺憾哩！

七

約摸在羅夢梅逝世後的二十年吧？我又在一家親戚的素筵上，遇見一個二十歲左右的少年！

我覺得那少年的臉兒——清瘦的臉兒，好像在什麼地方見過似的；可是再也想不起來。我忍不住動問他尊姓大名時，那少年便在衣袋中摸出一張名刺來，微笑地放在我的面前。我劈頭就瞧見他姓名上面，標着很清楚很清楚的「法學士」三字！我忙擦了擦眼睛，仔細瞧那名刺上的姓名，不由我不跳了起來。

我再擡眼瞧那少年，臉兒很清瘦，衣服也異常樸素，我不得不由下淚來，歎口氣說：

「唉！老姪！我見了你的名字，斗的想起了令尊大人來。但你倒也算得克紹箕裘！」

「啊啊……」那少年驚異的了不得，兀自呆呆地向我望着。我纔揮淚告訴了他，自不免互相傷感了一番。

八

不多時，聽說羅小梅做了大律師了，我心裏跳了一跳！我連祝賀他的勇氣都沒有，雖然他也會請我去喝酒。

不多時，聽說羅小梅被任爲某處地方審判廳廳長了，我心裏又跳了一跳！果然，他辭行的名刺

上，刊着：『二等嘉禾章，現任某處地方審判廳廳長！』但我連送行的勇氣都沒有了。

時間真快，不過眼睛眨了一眨，聽說羅小梅又調任爲高等審判廳廳長了，我心裏又大大的跳個不止啊！他們父子二人的前程，怎麼走了同一的路？但我再不願見到羅小梅的變換頭銜的名刺。我明知這是我的過慮；但我心裏終是不能自止的這般想。

九

一位白髮的老人，對作者這樣地說。他顫着手兒，在抽斗裏取出一疊的名刺，劃了一根火柴，把那一疊的名刺燃燒起來。微弱的火光，照在老人的枯瘠的臉兒上，但見老人臉上無數的皺紋，一條條地顯現出過去的時光的成績來！

老人勉強地笑了笑說：『這算是人生的成績吧！但人生終究要毀滅，我就把牠化做了灰燼吧！不管是誰也免得見了感喟。』

我——作者——點了點頭。只見那一疊的名刺，已成灰燼，祇剩一星星的餘火，還在耀金似的閃着；但也漸漸地歸於消滅！

（編者按：前面說，大總統命羅夢梅做司法次長。後來又說：在夢梅逝世後二十年，遇見他的兒子小梅。然而自有大總統以來直到今年，還沒有二十年。這話和事實不符。但是在這篇小說裏，不必去苛求他。讀者不要吹毛求疵就是了。）

村中

(蘇兆驥)

一

村中拄着杖的老聾子，
聽說是個愛聽樂曲的。
胡琴在嗚嗚地煩噪，
他底耳鼓震不起一些音波了。

二

坐在巷口的補鞋匠，
一錐一錐地把他底人生葬送了。

三

三十五歲不娶妻的，

性愛遷移的現象是什麼？
豆腐店裏搗豆漿，
嫂嫂請他抱孩子，
鄉間缺少的幫助，
他完全擔任了。

四

沉寂的夏夜裏，
牧牛的少年躺在牛棚裏，
唱起清脆的山歌來，
他忘掉他底伴侶是個牲畜了。

永備電筒

穩妥
經久
可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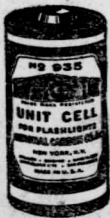
今之永備電筒其筒殼上有新式條紋者其式較前更為美觀悅目矣其種類共有多種為「永備」所獨有此完善便利之電筒不論戶內戶外均為求光明所必需



各處電料店均有出售

無線電機
中應常用
永備無線
電池

美國
紐約
美國
永備廠製造



永備標準
電池各種
電筒中無
不適用

EVEREADY

739

香皂果有改變皮膚的能力麼？

凡是香皂都應有改變皮膚的能力
但是除這種棕欖香皂以外恐怕未

必真有此種能力了

棕欖香皂自古到今有數千年傳

下來的功效和信用世界上已

經沒有人不知道了他清潔皮

膚的力量不論那一種都不能

及他既有

這樣大的

清潔力那自然能漸漸改

變皮膚黑者白粗者嫩了

注意 現在市上所售的棕欖香皂香料已經加
重再盛以美麗的紙盒格外來得佳妙了

各處大商店均有出售

上海四川路
十二號棕欖公司啟



與製選



新



被僱的偷兒

程小青

一

他們的晚餐已罷。四個人仍圍着那圓形的餐桌坐着。愛瑟手中取着一枚橄欖。放在嘴裏咬了一口。慧媚的眼波。向伊對面的少年客人陶克瞟了一瞟。陶克受寵若驚似的也把懇摯的眼光向伊瞧着。愛瑟便向伊的母親說道。「那這浪漫勇武的精神。現時彷彿已完全消滅了。這委實是一種不武而枯寂的時代。換一句說。就是現在的男子。」

已不像從前的男一般了。」伊的母親忽也斜着眼光。向伊的丈夫華倫醫士瞧了一瞧。答道。「其實從前的男子。也是和現在的一個樣子的。」華倫醫士似有些不安的樣子。但他仍用一種柔和的語聲。向他的妻子道。「我愛。但我記得當我們訂約時候。你曾承認我是你眼光中的英雄。」密昔司華倫作驚訝聲道。「我當時對你說過這樣的話麼。我却不記得了。」這時那陶克覺得華倫

醫士有些兒尷尬。忙插口進去助他說話。他道：「其實現在的時代也不同了。在古時代男子們常有施展勇武的機會。現在這樣機會却沒有了。從前的法律既不嚴密。男子們常有在婦女前耀武的事情。譬如一個男子愛上了一個女子。往往就用暴力劫奪回去。他也許拉着那女子的頭髮。拖回了自己家中。再用一根手杖將伊痛打。直等伊順服了才罷。現在的法網再周密沒有。每一條街的轉角。差不多都有一個警士——」愛瑟忽插嘴道：「陶克。你的話實在太沒有意識了。一個男子擊打一個女子。這也算是勇武舉動麼？」陶克笑道：「這原是比较。其實從前所謂勇武的男

子。却也有這種——」愛瑟又止住他道：「陶克。你就少說一句罷。」陶克方才住了口。把含笑的目光瞧着愛瑟。愛瑟的父親華倫醫士也暗暗得意。原來愛瑟和伊的母親。都是有浪漫頭腦的。華倫醫士好幾年來。也常受他妻子的譏諷。說他缺乏勇武的精神。陶克却並不把這事算做殷鑑。他祇須愛瑟肯允許嫁他。他也不怕受累。他知道愛瑟心中還沒有別的男子。他當然很有希望。不過他面求了多次。還不曾得到伊的應允。故而那晚上當他們分別歸睡以前。陶克忽又背地裏向那女子道：「愛瑟。這已是第三十九次了。你可願——」愛瑟忽剪住他道：「陶克。你莫非又要向我

求婚麼。」他點頭道。「是啊。我在你允許我以前。斷然不會停止的。愛瑟。我最親愛的。現在我問你。在你心中。究竟可有幾分愛我的意思麼。」愛瑟略略點頭道。「陶克。這却有一些兒的。」陶克忙道。「那麼。爲什麼——」伊又搖頭答道。「我也不知道爲什麼緣故。我祇覺得你並沒有使人感受刺激之處。我以為一個女子。應當嫁一個勇敢的英雄。這人應爲着伊赴湯蹈火。不避危難。」陶克忙答道。「愛瑟。我也願意爲着你赴湯蹈火。」於是他們的談話繼續下去。竟延長至半句或三刻鐘光景。但到底仍沒有結果。他們每逢有單獨講話的機會。總要討論到這個問題。可是談到最

後一點。終於沒有解決。

陶克自己尋思。他若要把這一個美麗的女郎擁在懷中。那不能不幹出些驚人的舉動。才可以贏得伊的青眼。在古時代。往往有武士們披甲比槍。或馳騎擊劍。現在却有鬪拳比武。或用手槍互擊等等的浪漫舉動。他既然志在必娶愛瑟爲妻。勢必須利用一種冒險勇武的舉動。做他們的媒介。陶克翻覆思索了好久。他的主意便打定了。兩天以後。他去找到了。一個渾號喚做「老鼠」的無賴。兩個人竟附耳密談起來。那老鼠的面貌既醜陋可怕。平日常歪戴着鴨舌帽子。兩手插在褲袋之中。在街頭路角盪來盪去。這天陶克爲什麼竟和

這個人密談。讀者們諒也可猜想而知。陶克很懇摯的繼續說道。「我在十二點半光景。可開一扇側門。以便你悄悄進來。入屋以後。你可搜集幾種銀器。裝得像樣些才好。然後我就也登場。用「我的手槍把你止住。」那老鼠忽岔口道。「不行。不行。你決不能帶着手槍進來的。你豈不曾聽人家說過。雖然無意放槍。但往往有誤射的事麼。」陶克道。「你放心。斷不會有這樣的事。我的槍中決不裝子彈的。」老鼠道。「這究竟不妥。我有好幾個同伴。他們都是有經驗的老手。但往往被空槍嚇住而發生危險。」陶克聽說。又竭力的解釋。保證他一定不會有什麼意外。原來這一幕戲中。手

槍是必須的東西。若使沒有了這個東西。便減少了浪漫色彩。因此他們辯論了好久。那老鼠到底服從了陶克的條件。陶克又繼續說明他的計劃。道。我一等到他們從樓梯上下來。便可以放你出去。你放心。我儘可以給你一種從容逃走的机会。現在你完全領會了麼。」老鼠道。「明白了。但若使這裏面發生什麼意外。或是我來不及逃走。那又怎麼樣呢。」陶克道。「你也太過慮了。萬一有這樣的事情。我當然也要給你設法的。」老鼠道。「好。現在且談談價錢。」陶克道。「你要多少。」老鼠默自算計了一下。一時不知道一來一去。要多少路費。但他定意多索一些。他因答道。「五十鎊。」

陶克驚道。「五十鎊麼。這數目豈不太貴些麼。」
老鼠道。「你不知道我的開銷也很大。廣告哩。捐
客哩。還有其他種種。這委實是最克己的代價。」
陶克似不耐聽他嘮嘮叨叨的說話。忙應道。「好。
好。就依你五十鎊。」老鼠道。「既然如此。這款子
你還須立刻給我。」陶克又作疑訝聲道。「立刻
就付麼。我假使給了你錢。怎知你必能依約行事
呢。並且我又怎能——」陶克說到這裏。忽見那
老鼠的醜臉。突然逼近過來。竟使陶克不能不退
步避讓。老鼠張大了兩目。怒聲問道。「你可是想
我要欺騙你麼。你竟不信任我們的信用麼。假使
如此。你又爲什麼——」陶克覺得這件事將變

成僵局了。急忙接嘴道。「不。不。我決不會疑你的。
我們現在總算已談妥了。這五十鎊也不妨先
付。」那老鼠點了點頭。又道。還有一節。你在那個
時候。怎麼也會在那宅屋子裏呢。」陶克道。「那
原是一宅別墅。我就是別墅中的客人。還須住過
這星期。別墅中除了我和老醫士外。祇有兩個女
子。此外雖有兩三個僕人。但都睡在屋子的別端。
決不妨事。你最好先到那裏去。瞧一瞧地勢和進
出的通路。以便動手時更有把握。」老鼠答道。「很
好。這件事完全在我身上便了。」

二

星期六晚上。就是陶克和老鼠約定的時候。晚飯

以後。陶克默想到未來的情形。心中有一種說不出的興味。他已明明知道愛瑟是有浪漫頭腦的。伊既要眼見他做出了什麼勇武的舉動。才能成就好事。他就不得不嘗試一下。他已安排了一種盜劫而近乎謀殺的計劃。在伊的家裏實施出來。他先把那偷兒放進。又故意讓他動手。等到危急的當兒。他便奔進去阻止。那才顯得他爲了伊的緣故。果真是勇敢而不畏難退避的。至於這假戲演成以後。那偷兒必終究放掉。那原也是他計劃中預定的。他得意之餘。便和那母女倆閒談到劫奪謀殺的問題。他還說當他就擱在這裏的時候。如果有什麼偷兒光臨。他却決不使那偷兒便宜

出去的。這天的黃昏。他覺得特別延長。恨不得把他預定的把戲。立刻實演出來。他又想起那老鼠的辭謝。早已付給他了。他可會得失約不來麼。雖說偷兒們也有信義。但這究竟是傳聞的話。靠不住的。萬一那老鼠失約不來。陶克也沒奈何他啊。一回兒。陶克又覺得自己過慮。他記得當他給錢的時候。老鼠並沒有詐僞的態度。諒必他爲保守他的信用起見。這夜裏一定會使他滿意。他好容易挨到了近十二點光景。他的兩個主人。和他意中人愛瑟。都各道了晚安。分別歸睡。接着臥室中的燈光。先後熄滅。大家都進了睡鄉。窗外有一道灰白的月光。射進陶克的臥室。他因悄悄從榻上

爬起。披了一件淺紅和白色相間的絲織睡袍。仔細聽聽。全屋中已沒有聲息。因就取出一支在家裏檢得的舊手槍。順手納在睡袍的袋中。接着躡着足尖。緩緩走下樓來。樓下也完全寂靜。並且黑暗無光。他摸到了後面。輕輕把側門開了。又回進客室裏去。揀那樓梯的陰處。做他埋伏等待的所在。他瞧瞧手上戴着的夜光表。已是十二點三十分了。他本和老鼠約定十二點半來的。此刻時候已到。怎麼還不見他來呢。於是他先前的疑心。又重新活動起來。這種偷兒們難道真有信用麼。此番他不會受他的騙麼。這樣子又過了十分鐘。陶克的疑心越弄越熾。他覺得已失望了。他的計劃

也已完全失敗。他正自怨恨自己的愚妄。打算不再空待的時候。忽聽得有一種聲音。竟使他忍住了呼吸。他在黑黑中彷彿見一個人形。一步一步的輕輕進來。接着又見有一條從暗燈裏發出來的微光。光線着處。顯一個圓點。他因很滿意的自己忖度道。「那老鼠果真是有信用的。」那黑形走到了客室的中央。忽站住了。把一隻袋鋪在地板上。又探頭向四周瞧視。似要尋什麼可以着手的東西。陶克仍埋伏不動。定意等他取得了幾種東西。然後他再出場阻止。一回兒。那偷兒從一個窗口前經過。窗外的月光照到他的臉上。不由的使陶克驚駭僵立。原來這偷兒不是老鼠。這時候

陶克竟不能自持了。他的兩腿瑟瑟的顫着。牙齒也震震相爭。他雖想支持。但他的神經竟不聽他的指揮。他既不敢前撲。又不能退回樓上的臥室中去。而不被那偷兒瞧見。他在驚惶之餘。便自怨自艾道。「我想出這種計劃。委實是一個笨伯。」他料想像他這樣的驚亂。遲早總不免要被那偷兒覺察的。到那時候他又將有怎樣的遭遇呢。那麼。他可先能動手麼。可是他實在沒有這種膽力。因此他越想越怕。他身體的顫動。也越發厲害。他的眼光瞧着他上面的樓梯。很想冒一冒險。逃上樓去。不料在這當兒。又有第二種聲響。彷彿那客房的門有人開動。覺得這時候又有第二個人入

室。唉。這一個才是那老鼠來了。那先進來的偷兒。猛聽得室中有聲。便突的回頭向室門瞧去。那人一瞧見進來的老鼠。便奮身相撲。於是這兩個人便互鬪起來。這時候陶克仍蜷伏在樓梯底下。股慄不止。忽而一聲槍響。室中便充滿了烟氣。同時有一個笨重的身體。倒在地上。那老鼠也便從窗口裏逃出。陶克瞧到這裏。似覺這時已給他造成了一個機會。他便自然而然的從袋中摸出那支手槍。又把電燈扳亮。那時屋中人因着槍聲。都已奔集攏來。那華倫醫士從樓梯上問道。「什麼事呀。」愛瑟也已跟了下來。發一種清脆而有驚怖的聲音。問道。「這是什麼一回事。」地板上躺着

一個偉大的漢子。却已直僵僵的不動。陶克鼓足了勇氣。答道。「唉。沒有事。我但開槍打倒了一個偷兒。」他說的時候。手槍仍在手中。仰起了頭向樓梯上的人答話。顯一種武士們比武得勝的神氣。華倫醫士在那躺着的偷兒身上。匆匆檢驗了一回。便道。他傷得很微。祇是昏暈了。陶克你打電話叫警士來。我來給他裹紮。」

這一回紛擾經過以後。陶克回上樓去。忽見樓梯頭上的甬道中。愛瑟穿着白色的睡衣。站在那裏等他。伊發一種讚美的聲音道。「陶克。你真是我理想中的英雄。陶克淡然答道。「這是小事。」伊又道。「你委實勇敢的。你救了我們一家的性命。陶克我愛。現在你就向我作第四十次的請求。」

罷。」陶克忽聳了聳肩。答道。「這一著現在我已有些兒變計。我正想往南美洲去走一趟。我聞得那裏正發生革命的事情。我覺得這裏的生活太枯寂了。很想到那裏去活動一回。我的行蹤既還沒有決定。婚姻問題也就——」愛瑟忽銳聲道。「陶克。你竟說這樣的話。你立刻作請求罷。」陶克就張臂將伊抱着。伊還喃喃的說道。「你真是——一個勇敢的孩子。」

再過了一回。陶克已回進了他的臥室。他把那支老手槍放在牀邊的桌上。正想等登牀去睡。忽聽得室門上有輕微的叩擊聲音。又聽得華倫醫士說道。「是我。」華倫醫士進來以後。就在陶克的牀邊坐下。隨手把那支手槍取起。玩弄了一回。回頭

問陶克道。「你就用這支槍打他的麼。」陶克道。「是啊。」老醫士道。「你的打槍的本領很不錯。」陶克道。「這也並不足奇。我從前曾在這支槍上有過更好的成績。這本是一種舊槍——」那老醫士忽接口道。「不錯。不錯。這槍上已沒有擊彈的機關了。」這一句話竟使陶克着了慌。這支槍原是他家中的舊物。他雖裝在行篋之中。却從來不會用過。故而也並沒細察。這時他急忙道。「當真沒有機錘了麼。那諒必是——」醫士忽大笑道。「好了。孩子。你老實說罷。難道你瞞得過我麼。」陶克知道他的祕謀已經破露。便向他的未來的岳父和盤託出。華倫醫士問道。「你出了多少錢給那個賊。」陶克道。「五十鎊。」老醫士忽喃喃道。「奇了。這價格竟似有定例的。」陶克詫異道。「這話什麼意思。」老醫士道。「沒有什麼。就是這五

十鎊的數目。竟和我所僱的那個偷兒的代價相同的。」陶克道。「什麼。你也僱過的麼。」老醫士道。「是啊。剛才中槍的一個。就是我僱來的。須知他們母女倆近來因着電影的暗示。浪漫的觀念。越發厲害。我覺得纏擾不清。也想弄一齣把戲。使我的耳朵清靜些兒。故而我的計劃。也想使我自己做一回英雄。用意完全和你相同。不過我因着心中的驚亂。忘記旋我的表。那表既停止不走。便錯過了時刻。因此當那人進來的時候。我竟不會下樓。現在除了那直接的五十鎊酬金以外。又破費了五十鎊給警士們。以便把那人悄悄放掉。」說到這裏。他們倆不覺都好笑起來。老醫士又笑道。「好一個英雄。」陶克打了一個呵欠。答道。「無論如何。這事已有人相信哩。」



鏡中人言(一)

王西神

列位請了。在下是一面鏡子。我們同類雖多。却是寄生的地方。大有分別。運氣好的。落在富貴人家。璇閨繡閣。鎮日價和如花似玉的佳人廝守。畫眉深淺。商略時妝。旖旎風光。飽享了溫柔豔福。不好的。便落在蓬門茅屋之中。相對的無非是黃臉婆兒。一面孔的菜色。飛蓬雙鬢。糊裏糊塗的挽上了一個髻兒。甚麼雪花膏呀。香水精呀。珍珠項圈呀。翡翠手鐲呀。金鋼鑽耳環呀。不要說觀面無緣。連這種新名詞。也輕易吹不到耳朵之內。比較好一些的。野花多媚。小草爭春。偶逢芳年月滿之辰。或值水性風流之候。顧影自憐。靚妝待整。雖然也和我結成形影之交。跬步不離。但是香謝綺羅。濃施脂粉。任是西抹東塗。總逃不過寒儉二字。那裏比得上天

然富貴的劍氣凌霄。珠光照夜呢。在下總算是不幸中之大幸。入世以來。便安置在一家執袴子弟的公館之內。真是朝朝寒食。夜夜元宵。城開不夜之光。花映長春之樹。玉歌翠舞。瞞不了我的雙眸。殺粉調鉛。遮不了我的半面。素心晨夕。握手寒溫。這種幸福。可以說得一聲人間第一。天上無雙。但是禍福兩字。沒有一定的界限。我雖然看盡繁華。却也因此險遭不測。不要說別的。單把我一生在那位執袴公子家內所見所聞。所親身經歷的種種事情。記述出來。簡直可以做成一部長篇寫實派的小說。便是法國的毛柏霜。英國的哈萬德。也沒有我這般描寫的天才。體認得真切。翻華在眼。一夢滄桑。到頭來落得個一場沒趣。幾乎做了破鏡離圓。

可見得從前的幸福。便是不幸的根苗。反轉來說。當前的不幸。安知又不是後日的大幸呢。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境由心造。運遲時遲。諸君不信。在下便是一個絕好的榜樣了。閒話少提。言歸正傳。却說我的主人翁。是一位五陵年少。三姓瓦家。裘馬翩翩。真不愧一聲濁世佳公子的品題。他在十六七歲的時節。便娶下了一位少奶奶。那便是我嫡嫡親親的主人婆了。我也在迎娶的一天。跟着盈門百兩。走進了潭潭府第。在一角紅樓之中。占住了一個地位。第一天便看著新郎新婦的海誓山盟。香溫玉軟。那時我深自慶幸。知道這一對璧人兒。賽如金童玉女。下降塵凡。情海波平。愛河浪靜。芙蓉帳下。鴛鴦樓前。再也不會有甚麼意外的問題。果然他們倆合盞之後。郎情如漆。妾意似膠。長生殿裏。李三郎和楊玉奴。天天作比翼之飛。黃胖泥中。趙松雪和管道昇。擺做一團。你心中有我。我心中也只藏著你一個人兒。說不盡的溫馨美滿。享不盡的富貴榮華。我的老主人在日。原是天字第一號的富家翁。說起他的頭銜。甚麼銀行老班。紗廠東家。某機關顧問。某公署諮議。雖推不上民國偉人。却也比得過時髦政客。他老人家

功成身退。中年以後。便已在家納福。蓋了一座小小的花園。左擁右抱的。對着三四位珠香玉笑的如夫人。好不雍容華貴。只是紙債情深。看著我的主人。雖然不愧保家令子。但沒有半點兒功名。似乎還不足以榮宗耀祖。民國最榮耀而又最清高的。便是議員。掛了一方代議士的招牌。出入官署。了然無忌。結交既廣。聲氣相通。弄得好便可以扶搖直上。某部總長某部次長。得來不費吹灰之力。弄得不好。也可以衣錦榮歸。給一班鄉親寒族。看些威風。穿起燕尾大禮服來。寶光大綬。嘉禾章。寶星勳位。懸掛胸前。光芒射眼。和督師省長平起平坐。那些縣知事道尹。更不必說他。他的地位。介於官與紳之間。然而因和官場接近。做起官來。非常容易。簡直是一條終南捷徑。我的老主人本來也是一位頂刮刮的議員。家法相傳。越發希望我的小主人。世襲罔替。不過我的老主人。赤手成家。熬了一世的資格。纔換得議員兩字。這確是受之無愧的。我小主人的議員。却不是資格換來。請了幾百桌燕窩魚翅的酒席。化了幾千塊面團團的袁世凱。買了預先定好的幾百張的選舉票子。屆時平地一聲雷。便安安穩穩的當選了議員。我在那時

纔知道民國的議員。是請金錢說話的。請金錢幫忙的。沒有金錢。再也休想議員的前程。這也算是民國共和時代一種特殊的現象。我生平破題兒第一次纔看到的。然而我小主人當選了議員之後。卻又讓我飽享了一番眼福。現在回想起來。還覺得那天的風光。真是錦上添花。怪不得社會上的人們。都拚命的要去運動議員呢。原來我小主人當選之後。門前築起花花綠綠的牌坊。門上高高的貼了幾張朱紅金字的大報條。廳擺下了公案式的桌子。我的主人先和少奶奶拜謝過天地。然後請老夫人老太太老姨太太出來。登堂受賀。兩廂奏起細樂。吹吹打打。鬧得人耳朵發聾。到了夜間。還叫了一班堂戲。所點的戲目。無非是郭子儀七子入壘。大富貴亦壽考的吉利戲文。許多賀客。穿校般的前來道賀。鎮鎮的鬧了三天三夜。大家都有些鬧乏了。方纔偃旗息鼓。暫時告一段落。這都不消說。我至今還深深地留著印象的。便是我主人當選議員之後。他夫妻倆的愛情上。却加深了一層幸福。我的女主人喚主人做老爺。我的主人喚女主人做太太。算是一種既富且貴表示。社會上普通習慣。富貴人家那一個不是三妻

四妾。偏偏我這位主人是例外的。他雖然沒有讀過許多書。黃豆大的字。識不滿幾百個。却皈依了宋代理學名儒的教下。說甚麼精樸之妻不下堂。是一種天經地義。再也不可違背的。又說甚麼生平不二色。不過有人知道他秘密的。說前一句是真的。他奉了閻中訓令。比得了將軍的軍令。大總統的命令。還要尊重好幾十倍。再也不敢說一個不字。後一句却是他騙人的。他並不是柳下惠坐懷不亂。而且非但不是柳下惠。簡直還是一個好色的登徒子。不過處於閨房積威之下。好像一匹駿馬。受了羈勒一般。實在無可如何。一到了外間。海闊天空。便野馬無繮似的。惹草拈花。還要讓他坐第一把交椅呢。原來我的主人也曾留學過東西洋各國。不過名為留學。實在是藉此游歷一輪。廣廣見聞。開拓開拓心胸罷了。他吃慣了中國的肥魚大肉。一旦到了外國。少不得要嘗嘗異味。却因饑貓兒過於貪吃耗子屍。帶了一身的花柳回來。因此被我的女主人罵了一個臭死。每天罰他睡在牀下。不許讓他近身。我的主人那時急得要死。一面延醫治療。藥房裏的六零六。做著一筆很好的生意。一面對天立誓。說只此一回。不為例。并

纔知道民國的議員。是請金錢說話的。請金錢幫忙的。沒有金錢。再也休想議員的前程。這也算是民國共和時代一種特殊的現象。我生平破題兒第一次纔看到的。然而我小主人當選了議員之後。却又讓我飽享了一番眼福。現在回想起來。還覺得那天的風光。真是錦上添花。怪不得社會上的人們。都拚命的要去運動議員呢。原來我小主人當選之後。門前紮起花花綠綠的牌坊。門上高高的貼了幾張朱紅金字的大報條。廳擺下了公案式的桌子。我的主人先和少奶奶拜謝過天地。然後請老夫人老太太老姨太太出來。登堂受賀。兩廂奏起細樂。吹吹打打。鬧得人耳朵發聾。到了夜間。還叫了一班堂戲。所點的戲目。無非是郭子儀七子入壘。大富貴亦壽考的吉利戲文。許多賀客。穿梭般的前來道賀。鎮鎮的鬧了三天三夜。大家都有些鬧乏了。方纔偃旗息鼓。暫時告一段落。這都不消說起。我至今還深深地留著印象的。便是我主人當選議員之後。他夫妻倆的愛情上。却加深了一層幸福。我的女主人喚主人做老爺。我的主人喚女主人做太太。算是一種既富且貴的代表。社會上普通習慣。富貴人家那一個不是三妻

四妾。偏偏我這位主人是例外的。他雖然沒有讀過許多書。黃豆大的字。識不滿幾百個。却皈依了宋代理學名儒的教下。說甚麼精樸之妻不下堂。是一種天經地義。再也不可違背的。又說甚麼生平不二色。不過有人知道他祕密的。說前一句是真的。他奉了閩中訓令。比得了將軍的軍令。大總統的命令。還要尊重好幾十倍。再也不敢說一個不字。後一句却是他騙人的。他並不是柳下惠坐懷不亂。而且非但不是柳下惠。簡直還是一個好色的登徒子。不過處於閨房積威之下。好像一匹駿馬。受了羈勒一般。實在無可如何。一到了外間。海闊天空。便野馬無羈似的。惹草拈花。還要讓他坐第一把交椅呢。原來我的主人也曾留學過東西洋各國。不過名為留學。實在是藉此游歷一輪。廣廣見聞。開拓拓心胸罷了。他吃慣了中國的肥魚大肉。一旦到了外國。少不得要警警異味。却因饑貓兒過於貪吃耗子腥。帶了一身的花柳回來。因此被我的女主人罵了一個臭死。每天罰他睡在牀下。不許讓他近身。我的主人那時急得要死。一面延醫治療。藥房裏的六零六。做著一筆很好的生意。一面對天立誓。說只此一回。下不為例。并

且這回委實是受人之愚。下次再也不敢。說得舌敝唇焦。我的女主人只選他個不理。我的主人急極了。少不得委屈了雙膝。長跪請求。後來不知怎樣。居然說得我女主人回意轉。但是訂定了幾條條件。似乎比二十一條的國恥紀念。還要來的嚴厲一些。我的主人却笑吟吟地說道。只要娘子垂憐。也說不得喪權辱國。從此我的主人果然做了妝臺奴隸。永永爲不侵不叛之臣。閨房之樂。有甚畫眉。此中因緣。我委實不知道是爲着甚麼關係。我的主人却會這樣的死心塌地。我主人的朋友。都要嘲笑我主人。我主人却正言厲色的答道。請位怎麼敢不怕老婆呢。老婆的可怕。比着老虎還要利害咧。寧可驚天動地。不可得罪玉皇大帝。難道這一點點兒的常識。你們都還不知道麼。朋友聽了。一哄而散。滑稽的便和他宛轉揶揄。說從前只有玩世不恭。現在我的主人。竟是玩妻不恭。話雖滑稽。幸而沒有給我女主人聽到。不然。我主人的精皮肉上。怕不着了一頓打。論起我主人和我女主人這樣的情愛。似乎再沒有一些缺陷的事情了。那知道造物生才。與之角者去其齒。從來沒有兩全的道理。我主人評量絲竹。已到中年。雖然樂

滿園韓。無奈情傷子嗣。生平也曾養過幾位玉雪可念的佳兒。繡閣湯餅。庭列戈弧。甫過辟辰。都嗟不祿。一現曇花。到現在還與伯道之憂。後來接連養了幾位千金小姐。一案再索。總是瓦礫。一共生了五位。人說盜不過五女之門。我的主人果然家業勃興。年年滿載而歸。可是酒闌燈掩。一想到繼武無人。免不得也要嘯噓欲絕。他的朋友都勸他納妾。或者像甘蔗側生。荔支旁挺。一樣可以光耀門楣。但我的主人是向我女主人立過誓的。天日在上。寸心可表。輕易也不敢起這種思想。不要說向我女主人提起這種要求了。然而像我主人這般的身分。委實有不可不討如夫人的資格。本來列名富字號的。一座洋房。一輛摩多卡。幾位如夫人。那是裝潢門面的要具。一件都不可缺少的。何況我主人在富字號中。數來數去。雖然偌大一個上海。我們不能說他是那麼溫。(英文 Zander One 第一號也)却也總在前十名之內。又是生性風流。容儀俊秀。一般婦女。凡是見過我主人一面的。都有不願爲貴人妻。而願爲夫子妾的感想。又是膝前濟濟。尙少佳兒。實有納妾的必要。自然有人覲着這筆媒人的酬勞。今天張家長。明天李

家規的。把我主人的門檻都踏平了。說起來總是天花亂墜。信口開河。論到相親。便是四子重生。論到德性。便是太娘再世。可是毋論怎樣說得動聽。我的主人只選他個不動聲色。反是我的女主人。爲着要博一個賢德的名譽。倒時時從旁贊助。說你就討一個頑頑罷。雙丸日月。跳蕩不留。兀自這樣開花不結果。也不是個道理。不孝有三。無後爲大。人家不知道的。還要編排我從中作梗呢。枕頭上官司。比甚麼都有效力。我的主人起初當是女主人借此試試他良心。便一面孔的正經說道。我不是那種薄情的人。你不要開我頑笑了。難道我們倆做了一世的恩愛夫妻。你還不知道我的心是怎麼樣麼。我的女主人道。話不是這樣說的。要是討了一個小老婆。夫妻的愛情便要毀滅無餘。那麼小老婆三個字。簡直可以不在字典之中了。你說我不知道你的良心。實在你真個還不知道我的良心呢。你看我們家裏的老太爺老太太是怎樣的抱孫心切。你老是這樣良田坐廢。耕而不穫。也對不住他們二老啊。至於我的一方面呢。天下沒有不喫醋的婦人。那也因爲男子得新忘舊。太與人以難堪的緣故。像我們倆這樣的夫妻。還

有什麼相信不過的。你儘管放膽的去討。不要說一個。便是兩個三個。再不然竟是十二金釵。只要你放着良心。不要做到離經畔道的地位。我總不會和你說半個不字的。這番話說得多麼的漂亮。又正大。又光明。又見得自己的情深一往。我的主人少不得從心坎兒上佩服起來。因此他們倆的愛情上。又加添了一重保障。品越發癩癩我。格外親熱了。但是我的女主人。雖然是女流之輩。却是天性伉直。說得到。做得到的。既然他發過了這一大篇議論。一言既出。駟馬難追。再也不肯把他放在腦子背後。從這天起。便重託了幾個蜂媒蝶使。務必要替我主人物色一個才德雙全的女子。來做偏房。不過提出兩條很重要的條件。第一條是要好人家出身。最低的限度。要是小家碧玉。第二條是相貌固然要好。但是裝模作樣。像堂子中人一般。却在淘汰之列。諸位不要小觀我的女主人。他這兩條條件。真可顯出他絕大的經濟呢。他想要人家的女兒。畢竟有些家庭教訓。詩禮之家。決非路柳牆花可比。梅雪爭春的事情。自然不會發生。至多喫醋喫在心裏。不會演出連橫新戲。鼓鐘於宮。聲聞於外的。何況有我這樣的恩威並濟。寬

羅鏡施料也可以駕馭得住。比不上風月場中的驍兵宿將。爭寵奪夕之事。視為家常便飯。道不同。不相為謀。斷不是我這本奶奶所能操縱如意的。至於相貌呢。面上說是要嚴格求賢。其實還是遮遮場面便了。他的心中最好是討一個無鹽嫗母。那時掛上一扇小老婆的牌子。實在自己的丈夫。因著語言無味。面目可憎。連正眼也不去覷他一覷。那時還不是我獨占東風。不許平分春色麼。既得著賢慧的名譽。又可保住利權。不致外溢。我女主人的心計。也可說得一聲賽諸葛了。果然他宣布了這種政策之後。不到一個月。我的主人便納了一位新寵。年紀倒也不大。正是豆蔻含葩的時節。身段也還不錯。臨風揚柳。淺繭鵝黃。從背後看去。不愧一個半面觀音。但是學著劉楨平視。面對面的評量起來。却有些合著前人說的。尊範不堪承教。你想想我主人何等的風華蘊藉。我女主人可是一個月殿嫦娥。璇宮織女。我主人享了一世的豔福。曾經滄海。除却巫山。且久處我女主人勢力範圍之下。南人不反。早和河山帶礪一般。大書深刻的載在金鑲玉簡之中。臣心如水。再也不會隨風作浪。討了這位如夫人。不過借此裝裝幌

子。總算妻妾俱全。可憐有名無實。自從這位新姨娘到了我主人家中以後。婢膝奴顏。躬儕傭保。只可算是神聖的勞工。那裏捱得上安富尊榮的裙釵隊裏。羊車望幸。冷落長門。有時我主人性氣發作。偶不如意。還要把他當作一把掃愁之帚。一盞醒酒之湯。叱燕嘍鶯。罵他一個暢快。嚇得他倒懸倒懸。蓋答答不敢把頭抬。還要少爺長少爺短的陪着一肚皮小心。竭力奉承。有時寒燈孤影。紅淚偷彈。給旁人看見了。又不免撥弄是非。我女主人知道了。少不得冷笑一聲。說伊是個賤骨頭。不配到這兒來享福。我主人知道了。却又大發雷霆。罵他是寡婦相。也不討個吉利。常常以淚洗面的。算是甚麼理由。因此伊的地位。漸漸有些搖動起來了。伊也自傷薄命。覺得老是這樣風絮雲萍。隨緣飄泊。終非長久之道。我主人家內。人多嘴多。自然便有人從中慫恿。替他做參謀顧問。一天。伊便携了幾樣金珠首飾。悄悄的做了脫籠鸚鵡。我主人發覺了。檢點之下。却也給伊携去幾千金的東西。可是在我主人身上。譬如九牛拔一毛。算不得什麼。也就不去追究。我女主人呢。却因此又把主人調侃了一番。

(未完)

LAVOL



治癬聖藥 拉福祿

劇痛徹心滿身膿液手不停抓夜不安枕者祇須用數
滴和平涼快之液——拉福祿——其刺戟與苦痛即去夜
間亦得酣睡而終必完全治愈 各藥房均有出售

上海黃浦灘路二十四號美商貿勒洋行經理

小339(四)

上海銀行公會 浙江興業銀行

本銀行於前清光緒丁未年設立至今已二十年收
足股本二百五十萬元公積金一百十七萬五千餘
元辦理各種存款放款國內外匯兌押匯等業務自
設保管庫貨棧並經政府特許發行兌換券總行設
在上海於杭州漢口天津北京哈爾濱奉天設有分
行此外各省以及外洋各國均有代理處

總行地址 上海北京路七八號

電話 董事室 二六五〇 經理室 營業部 中央 八四六〇
總經理室 中央 八四五九 金幣部 中央 七四一三

Pro-phy-lac-tic 刷牙病禦齒保

無處不到——無垢不克

清潔之齒·斷不敗壞

刷牙而只刷其面猶非刷牙之本旨蓋欲齒牙健全必須內外並刷使處處清潔方可而能使內外並刷處處清潔之牙刷則惟保齒禦病牙刷有此能力保齒禦病牙刷有凹形之刷面以配合口腔又有齒狀之刷毛可以深入齒隙其刷端較長之毛則用以刷洗牙背及最重要之盤牙內面清潔齒牙之能力斷無他種牙刷能有如保齒禦病牙刷者

常裝於黃色紙匣內出售其匣上柄上均有四文字 務請注意

東方 (693) (1)



各處藥房百貨商店均有出售

刷形三分 成年童幼 硬中軟 上海路 黃浦灘 美商貿勒洋行經理

請聲明由小說世界介紹

Please mention the STORY WORLD.

(小350)



二萬磅之壓力

老人牌桂格麥片裝罐

之壓力在二萬磅以上罐中空氣已經
 排除可無蟲蛀等弊罐口封蓋又異常
 密切不論久遠咸能保持其新鮮優美
 之氣味且裝罐之壓力既大其中所容
 之量亦自較罐大而裝鬆者多

請日食桂格麥片若干但購時須認明
 其罐上之「老人」標記及罐頂之金屬
 封條

各處百貨商店均有出售

上海黃浦灘
 路二十四號
 寶勒洋行經理(三)



Quaker Oats



我軟化了

呂伯攸

荷花缸裏的荷葉，已經像菜碟那麼大了。傍晚放學以後，我每每站在缸邊，看那水裏上上下下的子兒們。

那時，在我們家塾裏讀書的，除了幾個姊妹以外，還有一個附讀的孩子，就是隔壁唐家的兒子唐家慶；我和他年紀都差不多大，而且又同坐在一排，所以每天形影不離地，也許比較自己的姊妹

們還要親熱些。

不久，這家塾裏又來了一個附讀的大學生，他是我父親朋友的內姪，父親便教我喊他倪大哥。——在我們看起來，他真是一個很有學問的人；因為我們每天讀幾行大學、中庸，有時還記不上來，他却讀着那些『伐木丁丁』『糾糾武夫』……都十分純熟而好聽；甚至，連比我們年紀大的順姊

所不識得的字，他都能毫不費力地認出來。

漸漸地，我和他，已經由敬慕而成爲摯友了；因此，每天跑出家塾，總跟他在一起玩。

這天，我又一面看着字，一面等他來；因爲，他會用洋紅洋綠畫各種戲劇中的人物，而且曾經允許我，在放學以後，送我一張頭本鐵公雞的圖畫。

「你等了好一回了嗎？」我聽到這句話以後，那盼望着的倪大哥，果然從假山後面轉了過來。

「畫呢，頭本鐵公雞……」我不覺跳了起來。

「畫沒有畫好；還是這個好玩呢！」倪大哥說着，我祇見他手裏拿着幾個弱小的有翅動物，在牠

們的腳上，都繫着一根細紗線，營營地飛着，不由得引起我許多的興味。

「這是甚麼呀……」我問。

「你看好嗎？——這是一種奇怪的小鳥，我是新從外邊買來的！」倪大哥很珍重地說。

「好呀，我也要買呢！——幾個錢一隻？」

「賣鳥的已經去了，我轉賣給你吧！」

「好的！」我已樂得發狂似的。

「數一數看：一、二、三……一共是十二隻，算了一百個錢吧！」倪大哥將紗線一根根地數着，很慷慨地把這些小動物交了給我。

這十二根細紗線到我手裏的時候，我那袋裏所

僅有的一百文點心錢，便同時到了倪大哥的手裏了。

我像得了寶貝一般地快樂，連忙別了倪大哥，趕到母親的房裏去。一路上，聽見那些小動物的振翅嗡嗡聲，更使我十分地滿意。

「母親，看呀，奇怪的鳥，看呀！」我懇切地叫了起來。

「淘氣的，誰教你去捉了這些撈什子來！」母親似憤怒地說。

「不，那裏有得捉！——我是才買來的！」

「怎麼，買來的那裏買的多少錢？」母親驚奇地問。

「倪大哥賣給我的；十二隻，一百個錢！」

「獸子，這是幾個金甲蟲，隨處都有得捉的，誰說是奇怪的鳥？——哼，一百個錢就這樣化去了嗎？」母親嚴厲地責備着，我一時羞憤交迸，不覺哇的一聲哭了。

母親也有些不忍了，她便回復了笑容，將我抱了起來。「好了，不要哭了；以後留神些，不要再上人家的當。——那姓倪的孩子，將來一定會變成一個騙子！」

自此以後，我也常常對於倪大哥起了神祕的作
用，見了他，總莫明其妙地有些凜然了。自然，我們便漸漸地疏遠了。

這年的冬天，我們的老師忽然病故了，這家塾便也無形地解散；我進了同鄉人開辦的小學校，隔壁的唐家慶也在一個私立中學考取了；聽說，倪大哥却在上海一家銀行裏當練習生。

黃金似的光陰，不知不覺地又過去了好幾年，我已經是一個十五歲的少年了；當唐君在中學畢業的時候，我也在中學讀了半年書，預備轉到一個師範學校裏去。祇有倪大哥的狀況，一直沒有人知道一些。

幸喜，唐君升學的所在，就是本地的一個教會大學，因此，我們在每個星期日，還能像在學塾時一般的談笑一次。

我記得是一個星期六的傍晚，我是照例要回到家裏歇宿的；我剛走到自家的大門口，齊巧望見唐君，戴着一頂大學生的方帽子，也從巷口躡了進來。

『佳，慢慢地進去，我們玩一會吧？』他很熟習地喚着我的乳名，微笑着走了過來。

「哦，家慶哥，你也回來了嗎？」我回轉身去向他說，「我們就在這河沿上坐一會罷！」

這是一條水磨青石的河欄，高高地踞在我們門口的官河岸上；唐君忙拿出一條手帕，在那石欄上拂了幾下，我們便坐了上去。

「你知道倪大哥的消息嗎？」唐君突然地問。

「不大清楚，聽說是在上海銀行裏罷！」我說。

「是啊；可是，現在却被他們攆出來了。」

「爲甚麼！」

「我昨天聽到一個從上海來的同學說，他起初在銀行裏做了三年，很得經理的信任，所以去年便升任股務科的主任了……」

「信任他，爲甚麼又要攆他跑呢？」我來不及等他說完，便急切地又問了一句。

「你不要性急，聽我告訴你吧：——他做了股務科的主任，當然有許多過戶的股票，都要經他的手的；照例，把過戶過的新股票發了出去，那張舊股票便要銷毀的；但是，他却偷偷地將牠藏了起來，

來，幾個月以後，他又拿出來廉價抵押給人家了；這樣做了好幾次，弄的錢倒也不少；一直到上個月發股息的時候，却終於被經理查了出來；終於把倪大哥送進西牢了！」

「啊，我想，那經理平日不去查察，未免也太糊塗了罷！」我說。

「可不是，這就是太信任他的緣故了！」唐君嘆息着說。

我們坐了一回，便各自回到家裏去；我一邊跨進母親的房裏，一邊却又想起了幾年前買小鳥的事來。當時，母親不是說他會做騙子嗎？那知道現在竟實現了。我又想起倪大哥讀「伐木丁丁：

」的聲調，和他那畫戲劇畫的技藝，多少總引起我些懷舊的感慨來。

我的五年師範課程剛完畢，這時，我們的大家庭差不多要破產了；我雖有升學的志願——其實，說來也很可笑，我的幼稚的志願，也不過想做一套大學的制服穿罷了——可是，父親却已經沒有這樣的能力了。

這年暑假後，我便被送到C地的一個小學校裏，去開始嘗那粉筆灰的滋味；幸運的唐君，却居然戴着方帽子，乘風破浪地去國遠行了；以後我們便沒有見過面，祇從幾封簡短的書信裏，知道他已經進了美國的一個不甚著名的U大學。

我從C地小學改任本地M女學校教員，又從M女學轉到S地縣立小學校，中間還害了半年的病；忽忽地，已經把我青年的光陰，耗費去了五年餘；等到暑假回到杭州，那幼年共同在西湖邊上捉小蟹，城隍山上放紙鷂的唐家慶，却又頂着一個法學碩士的頭銜，炫耀於故鄉了。

而且，在這時候，我又得到了一個意外的消息，就是那十多年不晤面的倪大哥，這次唐君過上海時，曾經在無意中遇到了他；因此，知道他已經出了西牢，在一家小公司裏當職員了。

這個暑假，要算是我們幾年來最長期的會晤了；可惜不久薰風漸退，小學校又都開學了，為生活

逼迫着的我，也祇得別了唐君，重覆回到S地來。最初兩個星期，唐君差不多每隔三天，總有一封信給我的；記得他的第四封信上，有幾句話道：

「……我本想在故鄉執行律師職務，祇因此地環境太壞，如果行使職權，恐多妨礙，所以日內擬即赴京一行；那邊，父親的故舊很多，或不難於政界中得一席之地……倪大哥昨天也有信來，他又因被公司辭退，託我代為謀事；我想。我們都是幼年同學，可以幫忙的地方，自當竭力相助；今天我已去信應允他，等我北上過上海時，准定和他結伴同行，且看機會再說……」

我接到了他的這封信，覺得唐君對於友誼的誠

摯，實在是近代青年中很少見的；自然，一面更替那失業的倪大哥萬分地慶幸了。

自這封信收到後，唐君便有一個星期沒有信來；我正在疑慮着，思索着，却在父親給我的信上，帶了一個惡消息來：那熱心的我，所敬愛的年青的唐君，竟拋棄了家庭朋友，拋棄了他未來的希望，染着急性的時疫，死在醫院裏了。

我想着他那年老而祇有一個獨生子的父親的悲戚；我想着我們幼年時同坐在一排讀書的光景；我更想着倪大哥的失望；頓時覺得有一個黑沉沉的大網，籠罩在我的眼前；而我所感覺到的人生，似乎祇有「不幸」了。

我曾經做了不少詩文哭唐君；就是那久不回故鄉的倪大哥，聽說也特地跑回來祭奠了一次，並且還在唐家住了好幾天；這便是我們對於唐君友誼上的最後一幕。

第二年的秋天，忽然在我沉冷的生活爐子裏，無意中撥出一星光明之火來了；就是我已被S地的教育會，選送到北京的□□講習所裏去聽講；以六個月的時間，供給我三百元的資斧，任我在夢想着的偉大的國都中遊覽一次，那喜悅的情緒，自然湧現在我的心頭了。

到了北京，我便寄居在丁胡同的一個公寓裏，這裏面有一大半都是從各地來聽講的，因此，我們

每天一跑回來，大家便你來我往地隨意談笑，差不多又回復到我中學時代的生活了。

在我的房間對面，住着一個R省的同學K君，閒暇的時候，我會和他談過幾次，覺得他性質很和平，語言很風趣，以後我們便漸漸地熟識了。

「你們浙江的西湖，到底有怎樣的美呀？」K君有一天遇着了我，便這樣地問。

「西湖的景緻，真是天下少有的；最好，你還是親自跑去瞧一瞧！」我回答說。

「還要你說，我如果親自去瞧，也不來問你了。」他用手指向我指了一指，「唉，人家說你們江浙人都是滑頭，真不錯！」

「這話是誰說的？」

「這話是我的同鄉，現任參議院議員的X先生說的！」K君笑嘻嘻地說着，忽又換了一副很正經的面目向我道，「不錯，我正有一件奇怪的事告訴你——我所說的那位同鄉議員先生，一向是一個善於譏諷人的吝嗇鬼，所以無論故鄉來的親戚、朋友，他是概不招待的；而且，他所最痛恨的，就是你們江、浙人；那知，這一次却真奇怪，上個月忽然從杭州來了一個他的朋友的兒子，不知這樣和他談了幾小時，他竟把向來輕視江、浙人的心理，完全改變了；臨走時，還懇切地囑咐那朋友的兒子，硬邀他搬到公館裏去住！」

「這大概是他和這朋友很知己的緣故，所以例外的看待了！」我猜測似地說。

「不，這朋友聽說並不和他怎樣要好的，不過在前清時候做過同寅罷了；而且，彼此爲了銀錢上的關係，曾經傷了和氣，已經有十多年不通信了；至於那朋友的兒子，他更是從來沒有見過一次面！」

「呵，這真奇怪了！」我也無法證實這個原故，便隨口順了他一句。

本來，這不過是我們無聊中的閒談，談過了，誰也不把他記着，因此，幾天以後，在我的心上，早已像輕煙般地淡漠了。

一個星期日的晚上，K君又踱到我的房間裏來。

我說：「你今天下半年，跑在那裏呀？」

「在同鄉X先生家裏！」

「他那朋友的兒子，可搬來了沒有？」我無意記

起了那天的話，便懶懶地問了一聲。

「早就搬來了；聽說，X先生還替他在司法部弄

到一個好差事呢！」

「那末，你總知道他這種優待的原因了！」

「詳細却不知道；祇彷彿聽得他家管門的說，那

朋友的兒子來時，曾帶了一幅唐寅畫的手卷送

他，真是一幅稀世之寶，也許他因此便破例地報

酬他罷！」

「這樣說來，X先生定是一個古畫鑑賞家了！」我說。

「嘻！」K君笑了，「他收藏着的古畫，的確不少；

祇是，那裏談得到鑑賞兩個字，他也不過知道古畫很值錢，不過將牠像鈔票一般地藏藏着罷了！」

我們在這晚談話以後，便有好幾天不見K君回到公寓裏來；一直到第四天的早晨，我正挾了講義，走出房門，却好又在扶梯口和K君遇着了；我們便笑談着，同向講習所的路上走去。

「K，你這幾天又在甚麼地方呀？」

「我沒有甚麼熟識的地方，自然祇有X先生家裏了！」

「怎麼住了這許多天？」

「真討厭，X先生硬拖住我幫忙，一時那裏走得脫身？」

「甚麼事呀？」

「你不知道麼？他的二小姐和他朋友的兒子，在昨天訂婚了；事前，便有許多瑣屑的勾當，硬拉住我幫忙！」

「那末，你一定見過他那朋友的兒子了？」

「是呀，見過了；人很漂亮，而且是一個美國的碩士，難怪那位二小姐這樣傾心地愛慕他呢！」K君帶着滑稽的口吻說。

「他到底姓甚麼呀？」我不耐煩地問。

「不錯！」K君忙拿出一個小皮篋來掏了一回，

「我這裏還有一張他的名片在着呢！」

K君將名片遞給了我，我仔細一看，祇見上面印着幾行字是：「美國 江大學碩士，唐家慶，浙江 杭縣。」我不覺嚇了一跳，暗暗地想，我那兒時的同學唐家慶，不是已經死去快一年了嗎，怎麼又在這裏跑出一個唐家慶來？而且，唐君家裏的確有一軸祖遺的唐寅手卷，平常是不輕易給人家看的，怎麼又這樣隨便的送人呢？——雖然，世界上相同的事很多，但是，怎麼又同得這樣湊巧呢？我悵悵着，祇是默默跟着K君到了講習所。

我在這天的講堂上，再沒有心思去聽了；我彷彿

是一個老偵探家，接受人家委託了一件離奇的案子，不住地翻騰我的腦筋，注意在這件事上。

下午散了堂，我便託故向K君問明了X先生的住址，一逕忽忽地跑去；想去見見那法學碩士唐家慶，到底是一個怎樣的人？

當我剛走到X先生公館門口，便有一輛汽車迎面駛了過來；不一會，停住了，驕地從車中跳出一個西裝少年來，我定神一瞧，不覺怔了一怔，接着便脫口叫出來道：「呀，倪大哥，你幾時來的？」

倪大哥見了我，似乎也有些吃驚了；他祇模糊地向我點一點頭，漸漸地走到我身邊來，丟了一個眼色給我。

「佳！」他仍是喚着我的乳名，「我們幾年不見，你怎麼連我唐家慶的名字都纏錯了！哈哈！現在且到裏邊書房裏去談談吧！」

這時，我心裏雖覺得他這種行為太卑鄙，但是，我一時被好奇心征服了，我祇得壓住了一肚子的怒氣，憤憤地跟到他的書房裏。

「砰」地一聲，倪大哥已經把房門關上了。

「你這個人真太胡鬧了，怎麼竟冒充了死友來欺騙人？而且他家那個唐寅的長卷子，實在是祖遺的傳家寶；你又用了甚麼法子將牠騙了出來了？」我一時也不知道應該怎樣說才是，祇把預備着要責問他的兩個意見說了出來。

「你不要這樣氣急，且坐下來，聽我說吧！」倪大哥的聲音漸漸地低下去了，「那個唐寅的卷子，你當是真的嗎？」——老實告訴你：這是我到唐家弔喪的時候，向他們借了來，整整地化了三個晚上臨摹成功的；後來又經我一翻製造，才做成了這樣一幅假畫；誰又看得出來呢！」

「這製造假畫的事，我也不來管你了；總之，冒充死友……」我的話大約不自知他說得太響一點，倪大哥忙跑過來，止住我道：「請你輕一點！」——「輕一點？」我簡直要去和X先生說一個明白！我一邊說着，一邊便要去開那扇房門。

倪大哥惶急極了，他臉上現出無限的失望，很慘

苦地阻在門邊道：「請你可憐我吧，我情願犧牲了一切，立刻離開此地——離開此地，我永遠不再用這唐家慶的名字了！」

「不行，不行！」我恨恨地說。

倪大哥撲的跪在我面前了，頰上掛着兩條懺悔的眼淚。一霎時，我又如置身在兒時的家塾裏，祇不住地聽見他讀着「伐木丁丁……」的聲調；我軟化了。

扁舟

(胡謫凡)

扁舟蕩槳去。林壑夕陽殘。溪潔魚蝦瘦。山深草木寒。微茫松際月。
蒼翠水邊巒。幽極懷仙子。悠然靜處看。

過何家村

(胡謫凡)

早出隨雲往。遲歸與鳥還。野烟迷古渡。暮色欲沉山。羣犢下林樾。
漁歌入荻灣。一鉤新月滿。稚子候柴關。

白龍香煙

國貨之光
香煙之王

此君精神活潑
笑口常開以彼
常吸白龍
香煙故能
心曠神怡也

商標



商務印書館編印

文學大綱

鄭振鐸編 四開版本精裝四冊
全書二千頁 上等道林紙精印
插圖五百幅 彩色插圖三十餘幅

發售

預約

紙面每部

定價 八元

預約四元八角

布面每部

定價 十元

預約 六元

截止期：十五年陽曆十二月底

出書期：十五年十二月第一冊 十六年二月第二第三冊
十六年四月第四冊

本書是講述世界文學一部重要的著作。內容材料，蒐羅宏博，世界上有名的作家，有名的作品，統有詳明而具有興味的介紹。其中一部份材料，乃為他書向所未載的。如關於印度的史詩與戲曲，波斯，阿剌伯的詩歌，波蘭，匈牙利，荷蘭，比利時，葡萄牙，西班牙諸國的近代文學之材料，皆為同類之書所不曾叙及者。關於中國作家和作品的敘述，佔全書四分之三，即在其他專述中國文學史的書上，亦無此豐富。全書敘述，極饒興味，毫無一般文學史的枯燥之病。插圖近五百幅，大都為古今名家之手筆，其中一半係編者數年苦心搜集得來，頗多珍異之品。每章後附參考書目，可供讀者選書購書之助。每冊後附年表，又有中西索隱，極便檢查。研究中國文學者及西洋文學者，因應閱讀此書，即一般讀者，作家，教育家，藏書家，亦不可不購備參考。

◀ 分三票郵附請本樣閱索 ▶



記李涵秋先生

(張碧梧)

編者按。張碧梧先生。爲李涵秋先生弟子。於涵秋事。知之較詳。此篇無飾無諱。老實說話。尤爲可貴。讀之。可見李先生之真面目。

李涵秋先生。籍隸江蘇江都縣。身材頗長。而雋逸之氣撲人。當民國元年。吾肄業揚州兩淮高等小學時。先生方任修身歷史國文等科教授。日與先生相接。先生雅好修飾。彼時已屆不惑之年。而衣履翩翩。望之如三十許人。先生在光復前。曾任漢口某報編輯。兼撰小說。刊於該報之副張。負有盛名之廣陵潮。卽成於是時。顧篇名初非廣陵潮。嗣於續撰時而易今名也。迨武漢軍興。先生卽適返故里。適兩

淮高小之校長洪選九先生。爲李先生之受業生。知先生閒居。卽聘爲該校教授。但先生放蕩不羈。頗不耐教授之沈寂生活。無已。乃於課暇在校中闢一隙地。略植花木。並豢白鴿十餘。聊事排遣。並爲上海新聞報撰長篇小說。日撰千餘言。付諸郵筒。在先生祇費一小時耳。蓋其文筆至敏捷也。此外並爲各埠報紙及雜誌等。撰小品文字。於是先生之文名日益著。前曾任財長之張弧氏。因自念生平之事。悲歡離合。幾無不備。若得名作家融會貫通。略加煊染。撰爲小說。必成名著。張有友人錢君聞其言。遂以先生薦。張固久耳先生之名。遂囑錢君邀先生赴津。擬聘爲記室。專任撰小說之事。錢君卽馳書告先生。並極言張氏推崇之意。錢本居滬。乃返滬以俟先生。先生與錢。固爲舊相識。得函後。卽束裝來滬。意欲偕錢同赴津沽也。但以他種原因。張氏未能踐前約。而錢殊無以對先生。適時報副張之小時報主任。因事辭職。錢乃力薦先生主編小時報。先生心雖不欲。願以事已如此。亦姑應之。但約定須覓屋另居。自僱傭役。所有租金及傭資。均須時報館擔負。館主固久佩先生者。乃一一允之。乃在雲南路安康里。租得樓面一間。爲先生住所。並僱一僕侍之。時先生已染阿芙蓉癖。除晚間到館編輯外。日惟墊居小樓。與一燈相對。戲館、遊戲場。先生固絕未一涉足。卽友朋之宴集。先生亦多不加入。蓋以環境不

良。憂傷已甚。逸性豪情。消磨已盡矣。時吾亦執業滬上。聞先生在滬。特往謁焉。數年不見。先生已憔悴殊甚。非復當年之張緒矣。先生淒然告吾曰。人人羨上海爲安樂窩。予則以爲上海不啻人間地獄。卽以住屋論。此一角小樓。與獄室何殊。吾人居於斯。食於斯。與獄犯又有何異。又曰。予居此雖祇數月。但已艱苦備嘗。覺人生自由之趣。爲之剝蝕殆盡。今後得有機緣。予必作歸計矣。其時有正書局出版之小說時報。亦歸先生主編。而每期均有先生之作品。旣而世界書局又以快活雜誌。力託先生主政。先生雖苦事繁。第爲經濟所迫。不得不一一擔任。以謀收入之多。於是先生之心血。消耗益甚。體質遂日趨頹喪矣。後約一年。以體弱不支。乃辭退各職務。返揚休養。然以積勞太過。竟難回復原狀。家居未幾。卽一病而逝。先生少年時。頗蘊藉風流。在廣陵潮之前。先生曾有雙花記之作。記中之井生。卽夫子自道。蓋取井上有李之意。復不事積蓄。金錢到手輒盡。迨至中年。復以家累綦重。又染有煙癖。收入雖豐。亦祇能勉敷所出。故身後頗蕭條。才人運蹇。千古有同慨也。先生有子一女二。今均已成婚云。





女詩豪薄少君

(胡寄塵)

舊式女子善於做詩的。真是「車載斗量」。不可勝數。然而女子的詩。終不脫女子的習氣。人家一望而知是女子的作品。這是人人所知道的。不必多說。獨是明末薄少君的哭夫詩一百首。才氣縱橫。意態雄傑。絕像清人龔定盦。不但是在女子中不多見。就是在男子中也少見。然而薄少君的詩。人家多不知道。就是薄少君的名字。人家也多不知道。我以為其他的女詩人。不過是女詩人。若薄少君。可以「當得女詩豪之稱而無愧」了。

按薄少君的哭夫詩。見於列朝詩集。然一百首中。只選了十首。不能表現少君的「全個的面目。」又見於哀恨集。(註一)選了三十七首。雖比列朝詩集稍多。然尚不及原詩的半數。此外休菴影語(註二)中載有薄少君詩小敍一篇。小敍中當然不會引他的詩。且云「……薄少君以詩哭之。百篇有奇。傳者僅八十

餘首。」可知在明末清初時。已經沒有一百篇全數了。小敍說百篇有奇。列朝詩集說一百首。兩說已是不同。然替他作小敍的人。比選他詩的人。見聞當爲真確。小敍說傳者僅八十餘首。可見列朝詩集所說百首。選者並未親見百首。不過是「得諸傳聞」罷了。

今將哀恨集所載三十七首。和列朝詩集所載十首。拚合起來。除了四首重複而外。共得四十三首。恰得當時流傳的八十餘首之半數。但就此半數看起來。已可知道薄少君是怎樣的一個女詩豪了。欲談薄少君的詩。請先說薄少君的歷史。

列朝詩集（閩四）云。少君。婁東人。秀才沈承妻也。承字君烈。有雋才而夭。薄爲詩百首以吊之。踰年。值君烈忌辰。酌酒一慟而絕。

哀恨集云。沈君烈。諱承。玄心傲骨。淡性飛才。七困科場。不雋而逝。少君薄氏。作挽詩百首。詩成。一身全殉。

小敍云。君烈死。薄少君以詩哭之。百篇有奇。傳者僅八十餘首。君烈有遺腹。驚萎數月。而薄少君亦死。張天如撫其孤。

以上三家的話。詳略不同。我們把他合起來。可以當一篇簡單的薄少君傳看。不過沈君烈是甚麼地方人。我們還沒有知道。但列朝詩集說。少君婁東人。小敍說。張天如撫其孤。按。婁東卽太倉。張天如。名溥。太倉人。由此推測起來。或者沈君烈是太倉人。

以上薄少君的小史說完了。再看少君的詩罷。（按第十首以下的各首更好。讀者注意。）

海內風流一瞬傾。彼蒼難問古今爭。哭君莫作秋閨怨。薤露須歌鐵板聲。

上帝徵賢相紫宸。賦樓何足屈君身。仙才天上原來少。故取凡間學道人。

鐵骨支貧意獨深。有晴不屑顧黃金。時人漫賞雕蟲技。沒卻英雄一片心。

碧落黃泉兩未知。他生寧有晤言期。情深欲化山頭石。劫盡還愁石爛時。

獨上荒樓落日曛。依然城市接寒雲。恍疑廊下閒吟句。遙憶鬚眉莫是君。

水次鱗居接葦蕭。魚喧米閨晚來潮。河梁日暮行人少。猶望君歸過板橋。

兒幼應知未識予。予從汝父莫躊躇。今生汝父無繇見。好向他年讀父書。

男兒結局賤浮名。回首空嗟一未成。遺得八旬垂白父。淚枯老眼欲無聲。

他人哭我我無知。我哭他人我則悲。今日我悲君不哭。先離煩惱是便宜。

沉沉夜壑燃幽炬。塚入松根逼寢處。風淒月苦知者誰。夜與山前石人語。
(以上十首見列朝詩集。)

養食蕉衣道骨癯。天翁毒手亦何須。雖然奪得文人算。能奪文章半句無。
環堵蕭然風雪紛。一盂久矣絕諸葷。生平消福緣何事。惟有雄文過采雲。
場中無命莫論文。有鬼能遮秉鑑人。卻怪君文遮不住。故將奇疾殺君身。
果然天道忌才名。一刻難留欲去程。贏得篋中奇字在。據將千古與天爭。
錢神墨吏鬼無訶。苦執貧儒欲奈何。一片紙錢都不帶。反將鐵面折閻羅。
墨改朱塗紙未黃。中原望氣識奇光。爲君什襲藏金匱。留與千秋認沈郎。
不爐不扇幾更霜。銳意應同百鍊鋼。鐵硯未穿身已死。九泉何處用文章。
半世心精苦繡成。山河擬仗筆尖平。今朝束起懸高閣。落手猶聞歎息聲。
七戰金陵氣不降。可憐傑士殉寒窗。科名誤我今如此。踢倒金山瀉大江。
廿載徒然六息功。怒飛未遂徙南風。鼻盧擲下飛旋久。拍案呼來不是紅。

痛飲高談讀異文。回頭往事已如雲。他生縱有浮萍遇。但恐相逢不識君。
手運風斤闢混沌。墨花開處翦鋒新。文心化作青松塵。拂盡凡夫筆下塵。
濁世何爭頃刻光。人間真壽有文章。君文自可垂天壤。翻笑彭翁是天亡。
未劫灰中一卷心。千秋石匣俟知音。世間耳目嬰兒淺。怕聽人彈霹靂琴。
絕壁無緣困五丁。不留一線與人行。君文幻似桃源路。只恐青山誤後生。
英雄回首卽長眠。手擲山河交與天。骨相不須麟閣畫。江聲岳色把神傳。
惜福持齋器不盈。清脩何反促前程。冥途業鏡如相照。照出枯腸菜幾莖。
一片冰心白日寒。看他孽鬼狀千般。相傳地府威儀肅。莫作新詩謔冥官。
家計如君未是貧。清泉滿釜不生塵。穿廚野雀分餘飲。箇是君家闔席賓。
半世交游半陸沈。古人已死博知心。思君欲把黃金鑄。世上難求足色金。
玄語涼心不可思。令人欲口（原落一字）拙言詞。風吹天半峨眉雪。下灑人間六月時。
不如煙草竟消沉。鶴返遼東轉累心。千歲歸來人世改。當時眷屬已無尋。

神識今朝隔冥陽。隨他業報不須忙。君無多事求超脫。湯鑊蓮花總戲場。
甕裏醃雞世界寬。蹄涔魚鱉掉迴瀾。天河收卻長鯨去。恐把千江一吸乾。
馬遷作史遍游觀。中國山川出彈丸。君御長風游八極。文章眼界海天寬。
既醒方知夢是迷。此言亦是夢中詞。黃梁睡覺成仙去。究竟還非出夢時。
英骨沈沙夜吐光。石羊晝走被樵傷。西輪不返千年恨。魄化飛烏罵夕陽。
饑腸寒骨儒非易。飾面違心仕更難。世上有身無放處。不如地下可相安。
掃葉烹泉薪水優。拜來雅賈不須酬。自嘲殺業難除盡。枯蚌爲刀截菜頭。
北邙幽恨結寒雲。千載同悲豈獨君。焉得長江俱化酒。將來澆盡古今墳。
舌碎常山血濺泥。樊於頭落手猶提。寢終豈是男兒事。應怪家人聒耳啼。
踏遍名山苦未能。頑身蛻去好飛行。昨朝蝶化莊周重。今日莊周化蝶輕。
何人不是夢中人。好夢榮華惡夢貧。君是酒人方夢飲。阿誰呼覺未沾唇。

複四首。存三十三首。見哀恨集。

（以上原三十七首。刪去重

以上共四十三首。而哀恨集所選的。比列朝詩集所選的。不但是多。而且選得好。因爲他更能看得出少君詩的特色。卽如七戰金陵、一片冰心、甕中醯雞等首。真足以嚇倒腐儒。或者選列朝詩集的錢牧齋。也覺得大狂放了。所以不敢選罷。

以上薄少君的詩說完了。至於沈君烈呢。列朝詩集稱他有雋才。哀恨集稱他玄心傲骨。淡性飛才。

(均見前。)究竟他的詩文是怎樣。列朝詩集裏。沒有他的詩。旁的地方。我更沒有看見過。只是哀恨集裏。倒有一首。題爲揚子江頭行。詩云。

揚子江頭秋夜宿。人語喁喁眠不熟。知是隣舟促膝聲。起鑿篷窗漏紅燭。燭下搖搖一女郎。二八差浮二九榜。半臂薄施無楊襲。搔頭斜墮不梳妝。上坐一嫗口無齒。下坐一翁鬚半紫。嫗似煙花舊主人。翁似江湖老商子。女郎側面坐中邊。鄉音相通意不然。疑詞欲答微挑鬢。殘酒將拈又斂拳。衷腸吞吐聲嘈雜。荻尾嘶風隔萍葉。依稀耳屬半言清。寧及黃泉無作妾。其他曲折不能猜。使我徬徨中夜來。天下夢緣隨處妄。世間幽恨幾人開。憐君未必君知覺。攪得無端癡淚落。鼓鳴解纜五更頭。明夜沙灘月消瘦。

這是一首紀事的詩。果然不壞。差不多可與白居易的琵琶行比一比。薄少君真值得爲他死了。最可怪的。這樣的兩夫婦。三百年來。幾乎沒人注意。我不知是甚麼道理。

〔註一〕哀恨集是部詩話一類的書。分哀書恨書兩卷。錢尙濠（字振之）輯。始於隋唐。迄於明末。我所見的本子。是清末的某書局石印本。恐是據明刻本或清初刻本翻印的。原本固不可見。就是石印本在今日也不多見了。

〔註二〕休庵影語。是明末清初南陵人盛此公著的。今孤本藏盛氏宗祠。外間絕無傳本。今年陳琴廬君從盛氏後人處抄得副本寄給我。已選錄幾篇刊在十四小說世界中。

金雀記

小說枝談
(續)

諸暨蔣瑞藻孟潔

明無心子撰。潘安擲果。久成雜劇傳奇家故事。此本據之而作。衍成三十齣。頗窳事實。至使太冲孟陽。粉墨登場。戲弄古人。毋乃過甚。開場鑿枯沐恩波云。晉代風流。潘岳氏年少清奇。擲果車輪。求月下金雀雙遺。豪邁王孫憐國士。多情淑女定于歸。偶遇山濤連薦。夫和婦。兩分離。巫彩鳳。百花魁。欣一見。喜相隨。奈賊風驚走。投觀爲尼。種得河陽花滿縣。和鳴鸞鳳樂雍熙。受天恩寵渥。青史上。永留題。詩云。擲果車燈宵馳。縱金雀盟天假良緣。河陽縣花晨月夕。和鳴軒鸞鳳交歡。收場詩云。井文鸞欣諸佳偶。巫彩鳳重會良緣。月下老赤繩雙繫。無心子燕市重編。據此知作者別號。既云重編。必別有舊本。予素

疑潘安事爲劇曲執語。必自古本相傳而來。如崔護王魁雙漸之類。然遍搜諸家舊目。都未之見。終不敢斷。今喜得此語。猶可想像。益信向所揣測爲不謬也。惟結局始出作者。又爲傳奇家規一新例。然沿者卒少。(棗猗室曲話)

金瓶梅

閱孟鄰堂文鈔。其與明史館提調吳子瑞書。辨王民望唐荆川事。謂民望之死。非由於荆川。民望逮下獄時。荆川在南討倭。已逾七月。至次年冬。民望死西市。而荆川已先半載碎於太州舟中。可證野史言弇州兄弟遣刺客刺荆川死之妄。其說甚確。然引萬季野說云。民望與鄒懋卿同年相契。力懇其劾己以求罷。懋卿謂上於邊事嚴。喜怒不可測。止勿劾。民望乃自屬草。付其門人方輅上疏劾之。帝果大怒。遂下獄論死。是民望之死。實自爲之。與嚴氏亦無涉。然果爾。則弇州兄弟何以切齒分宜。世藩之刑。至買其一胛持歸祭奠。孰而噉之。據沈德符野獲編言。介溪以弇州兄弟皆得第。責怒世蕃。謂其不肖。世蕃遂謀中傷之。而民望聞楊忠愍之死。爲之悲歎。屬其子振卹其家。禍以此起。他書亦言分宜因弇州與忠愍遊。又經紀其喪。適以求古畫於民望不得。怒遂不解。蓋論者謂以張擇端清明上河圖。荆川指其

中一人閉口喝六。證爲雁物。固屬附會東坡指李公麟畫故事。而王氏父子結覺嚴氏。則果有之事也。如楊氏言。則以荆川閱兵勅疏。實陰爲民望解。鄢懋卿又力沮民望之求勅。似其死全出世宗意矣。

(桃花聖解盦日記)

浣紗記

佳辰月夕。畫船簫鼓。淺斟低唱。此樂最不能忘。今日工崑腔者罕矣。故遊興亦復闌珊。而頗致慨於往昔。聞有梁辰魚者。字伯龍。亦崑山人。以例貢爲太學生。好輕俠。善度曲。嚀喉發響。聲出金石。能得良輔之傳。嘗著浣紗記傳奇。梨園子弟爭歌之。生平葛儻好遊。足跡遍吳楚間。嘗欲北走塞。南極徼。盡覽天下名勝。不果而卒。同里王伯稠者。贈以詩云。達人貴偷生。焉顧一世譏。伯龍慕伯輿。狗情良似癡。彩毫吐艷曲。煜若春苑開。斗酒清夜歌。白頭擁吳姬。家無儋石儲。出多年少隨。元暉愛疋獎。此道今所稀。風雅名雋。足以想見其概。(五石脂)

兩村曲話云。梁伯龍浣紗。終本無一散語。伯龍名辰魚。字少白。又云。曲始於元。貴當行不貴藻麗。蓋作曲自有一番材料。其修飾詞章。填塞故實。了無干涉也。自梁伯龍出。始爲工麗濫觴。蓋其生嘉隆間。正

七子雄長之會。詞尙華麗。弇州於此道不深。徒以維桑之誼。盛爲鼓吹。不知非當行也。按崑曲剏始。伯龍首作。格調既異。自不得純律以元曲。此又當分別言之者也。（葦猗室曲話）

梁伯龍辰魚作澆紗記。無論其關目散緩。無骨無筋。全無收攝。卽其詞亦出口便俗。一過後便不耐再咀。然其所長。亦自有在。不用春秋以後事。不裝八寶。不多出韻。平仄甚諧。宮調不失。亦近來詞家所難。獨一最可笑而人不知。吳越之在當時。稱王久矣。王則車馬服御位號稱呼。儼然一天子。故有郊臺。有柴望。夫差句踐。亦偃然不復知有周天王矣。而胥豁種蠡。稱曰主公。何也。孟子在梁。稱惠王曰王好戰。不聞主公惠王也。在齊。稱宣王曰今王發政施仁。不聞主公宣王也。此何異三家村童子。不知厥父稱呼。而曰我家老子也。陋甚矣。（三家村老委談）

紅拂記

張伯起先生。余內子世父也。所作傳奇。有紅拂。竊符。虎符。屢屢。灌園。祝髮諸種。而紅拂最先。本虬髯客傳而作。惜其增出徐德言合鏡一段。遂成兩家門。頭腦太多。佳曲甚多。骨肉勻稱。但用吳音。先天簾纖。隨口亂押。開閉罔辨。不復知有周韻矣。最可笑者。弇州之評紅拂也。曰。紅拂有一佳句。曰愛他風雪耐。

他寒。不知其爲朱希真詞也云云。余一日過伯起齋中。談次問此句用在何處。覓之不得。伯起笑曰。王
大自看朱希真紅拂耳。似未嘗看張伯起紅拂也。相與一笑。近見方刻李卓吾批點紅拂。大要謂紅拂
一婦人耳。而能物色英雄於塵埃中。是贊虬髯傳中紅拂耳。亦未嘗贊張伯起紅拂也。知音之難如此。
此外灌園亦俊潔。竊符亦豪邁。餘不甚行。自此吳江顧大典有義乳青衫葛衣等記。皆伯起流派。操吳
音以亂押者。峭拔處各自可觀。不必求其本色也。(三家邨老委譚)

紅拂記傳奇。南朝千古傷心地。還唱後庭花。舊時王謝堂前燕子。飛入人家。夢中空遇。仙姿瑩雪。宮鬢
堆鴉。不知遊子。貂裘敝盡。流落天涯。按此剪裁金人吳璪小詞。璪詞見容齋隨筆卷十三。飛入人家。吳
作飛向誰家。夢中空遇。吳作恍然相遇。不知遊子二句。吳作江州司馬。青衫淚濕。同是天涯。(愧生叢
錄)

三張。吳人也。長伯起。名(以下原缺十字)季叔貽。名燕翼。伯起(以下原缺十二字)古詩文辭及八法。
以文徵仲(以下原缺六字)出。乃兼有之。每伯起造待詔。未嘗不倒屣出迎。把臂捉膝。盡爾女之分。且
自喜以得及伯起。復恨其晚。伯起有處實堂集。著述甚富。詩宗老杜。王摩詰。然不求甚似。晚喜爲樂府

新聲。天下之愛伯起新聲。甚於古文辭。樂府有陽春堂六傳。而世所最行者。則唐李藥師紅拂記也。甲子。以易薦京兆。試南宮。輒報罷。迨庚辰。以母老不復應公車辟。然絕足不入公府。雖兩臺使者若監司郡邑大夫。旌旄日及門。去未嘗以一刺報也。吳人以此重之。王弇州嘗稱伯起才無所不際。聘其靡麗。可以蹈藉六季。而鼓吹三都。聘其辯。可以走儀秦。役犀首。聘其弔詭。可以與莊列。鄭慎。具賓主。高者醉月露。下者亦不失雄帥煙花。蓋實錄云。伯起善度曲。自晨之夕。口鳴鳴不已。吳中舊曲師太倉魏良輔。伯起出而一變之。至今宗焉。常與仲郎演琵琶記。父中郎。子趙氏。觀者填門。夷然不屑意也。（花當閣叢談）

祝髮記

陳書徐陵傳。孝克。陵第三弟也。梁末。侯景寇亂。京師大飢。孝克養母。餽粥不能給。妻臧氏。甚有容色。孝克謂之曰。今飢荒如此。供養交缺。欲嫁卿與富人。望彼此俱濟。卿意何如。臧氏弗之許也。時有孔景行者。爲侯景將。富於財。孝克密因媒者陳意。景行多從左右。逼而迎之。臧氏涕泣而去。所得谷帛。悉以供養。孝克剃髮爲沙門。改名法整。兼乞食以充給焉。後景行戰死。臧伺孝克於涂。曰。往日之事。非爲相負。今旣得脫。當歸供養。孝克乃與歸俗。更爲夫妻。按今祝髮記所衍。多與此符。（通俗編）

（未完）

勞苦世界

原名 Hard Times
原著者 Charles Dickens

伍光建譯

第三卷 收穫

第七回 捉狗子(續)

我未附耳對他說話之先。他已經是渾身發抖。他聽了我的話。更抖得兇。他說道。我往那裏逃。我身上沒得多少錢。我又不曉得誰能窩藏我。我聽了。就想到我父親的那班馬戲。我忘記不了這時候士拉里在什麼地方。我前兩天還看見報紙上說過他。我就告訴他。趕快往那裏跑。報告他名姓。請士拉里

先窩藏他。等我來再說。他說道。等不到天亮。我就可以跑到他那裏。我看見他就偷偷的溜了。他父親喊道。謝謝上帝。他還可以有時候逃到外國去。這一說原是很有希望。因為他逃到的地方。離利華浦不過三點鐘路程。從那裏要逃到什麼地方。都是很便的。但是要同他通信。是很要小心的。因為這時候。難免無人疑心到他。保不住班特比就許先下他的手。於是議好。西西路伊沙兩個人。繞路。不要人陪伴。先到那地方。那極難過的父親。從反對方向。多繞些路。也到那地方。又約好。加拉到了。先不要同士拉里見面。不然。恐怕人家犯疑。又怕他到了。他兒子曉得。就要逃。專由西西路伊沙兩人通消息。把情節及來意告訴明白。三個人都約好了。就快要動身。一過中午。加拉從住宅走出來。向鄉下去。到了晚上。西西路伊沙兩個人動身。另向一方走。兩個人連夜走。無什麼停留。從小路小街繞。走到那地方。只看見士拉里馬戲場的空架子。曉得他又到了別的地方。離這裏有五六十里。馬戲是昨晚在那裏開場的。往那裏去。要從山上的小路走。走得很慢。匆匆的吃些早飯。也不歇息。又走。走到中午。才看見士拉里的馬戲單。貼得到處都是一點鐘時候。到了市鎮。那時候正在起首演日戲。西西要免丟許多探問打聽。惹人注意。就一直走到戲場門口買票。若是士拉里在門口賣票。自然一見就認得西西。他

就會小心的進行。若是士拉里不在門口。他一定在戲場裏頭。在戲場裏一定可以相見。曉得早把逃亡的人安置妥當。更能小心進行。於是兩個人心裏很跳動的。走到馬戲場。士拉里不在門口。開達民現在老了些。又有了鬍子。不便還演帶翅膀小胖子愛神。只好在門口賣票。身邊放了一面鼓。閒的沒事。就打鼓湊熱鬧。他最注意買票的人使假幣。兩隻眼只管看錢。什麼都看不見。故此西西買了票。進戲場。開達民不認得他。那時候是日本皇帝在場上耍五個臉盆。西西卻不認得他。不久就是約瑟芬小姐出場。士拉里領他出來。士拉里只打了那小丑一馬鞭。小丑只說了一句話。說的是你倘若再打我。我拿起馬來摔你。士拉里父女眼快。認得西西。父女兩人毫不理會的。照常演戲。演到後來。士拉里同小丑打譚。士拉里說。有個兩條腿的。坐在三條腿上。看一個一條腿的。有一個四條腿的跑進來。抓住一條腿的。有兩條腿的站起來。捉住三條腿的。摔那有四條腿的。四條腿的拖了一條腿的。這是說的一個殺羊的人。一張三條腿的板櫬。一隻狗。一隻羊腿。這一番打譚。西西兩個人聽了。覺得耽擱太久。有點不耐煩。到後來約瑟芬小姐對着喝采的人哈腰。只剩了小丑一個人在那裏。說該輪到我耍了。有人摸摸西西的肩膀。招呼他出去。西西帶了路伊沙。走進士拉里的屋裏。這屋子四面是帆

布牆。地板是青草。有兩塊斜斜的木板當了天花板。士拉里拿了一滴水。和巴蘭地酒在手。說道。西西利阿。我看見你歡喜極了。我們這裏的人。那一個不是最喜歡你的。你自從同我們分手之後。你替我們作臉。我是敢保的。約瑟芬已經嫁了齊立得。生了一個兒子。雖然他不過三歲。任你拿什麼馬來。這小孩子都能騎得很穩的。你一定得先見我們的人。再談正經事。不然。他們是要傷心的。女人更甚。你還記得開達民麼。他從前同你很好。他也娶親了。娶的是個寡婦。年紀很大。可以作他的娘。這個寡婦從前是跳硬索的。現在太胖了。什麼也不能耍了。他們有了兩個孩子。生養得很快。你還記得安瑪戈麼。他待你真是愛如己出。同你自己親娘一樣。你自然是記得的。我不必問。安瑪的男人死了。是從象背跌下來。受傷。治不好死的。安瑪再嫁。嫁了一個製牛乳腐的。現在很發財。士拉里氣喘喘。把數年來的變遷。說得很有滋味。隨後把約瑟芬齊立得等等全戲班的人。都帶了進來。路伊沙看見這班人。臉上揚了許多胭脂。許多粉。衣裳穿得很少。露出腿。覺得很詫異。但是看見他們圍繞住西西。心裏很高興。西西這時候。見了這班舊人。禁不住滴淚。士拉里說道。西西同所有的孩子都接過吻了。同婦女們都擁抱過了。同所有的男子們都拉過手了。你們都請出去吧。搖鈴演第二齣戲。這些人都走

了之後。士拉里低聲說道。我不要問你們什麼祕密事。我猜這一位是鄉紳的小姐。西西答道。是的。就是他的妹妹。士拉里道。是那一位鄉紳的小姐。小姐你好呀。鄉紳也好呀。路伊沙急於要說到本題。答道。我父親也就快到你這裏了。我的兄弟平安麼。他答道。平安。小姐。我請你從這裏張張戲場。西西利阿。你知道我們的訣竅。你自己找一個板縫往外張吧。他們每人從板縫往外張。士拉里說道。這一齣是小孩查克殺長人。那裏是查克躲藏的地方。那小丑是查克的跟人。站在那一方被甲的。就是查克。還有兩個黑奴。長人還未登場啦。你們都看見清楚了嗎。他們兩人答道。都看見清楚了。士拉里又道。道。你們再看看。再留心看清楚了。都看見啦。好的。士拉里拿一張長板櫂。請他們兩個人坐下。說道。我有我的見解。你的父親鄉紳先生有他的見解。我也不要打聽你的令兄作了什麼事。我還是不曉得的好。我只曉得鄉紳照應西西利阿。我就照應鄉紳。那兩個黑奴之中。有一個就是你的令兄。路伊沙喊了一聲。一半是爲的難過。一半爲的是滿意。士拉里說道。你就是曉得是他。你也認不得他了。請你的父親來吧。我把你令兄安置在戲場上。等到戲散了爲止。我不脫他的戲服。也不洗刷他的黑臉。請你父親散戲後。到我這裏。或是你自己來。你們就見得着他。可以同他談話。只要躲藏得周密。且不必

管好看不好看。路伊沙這時候才放了心。很感謝士拉里。不便再耽擱他。交代下話。問他阿哥的好。滿眼含淚。同西西兩個人先出了馬戲場。約有一點鐘後。加拉也到了。他在路上也未碰見熟人。他現在得了士拉里幫忙。很有希望。當天晚上把兒子送到利華浦去。他們三個人。無一個能陪伴安瑪的。因為易於令人犯疑。寫了一封信。托了一位向有生意來往可靠的商人。煩他設法。無論花多少錢。把他的兒子弄上船。往北美洲或南美洲或別的極遠地方。只要祕密迅速辦到。寫完了信。三個人間談。等馬戲散場。不獨看戲的人散完。還要戲班的人都走開了。他們才好見面說話。他們在戲場外候了一會。看見士拉里搬出一張椅子出來。坐在一個小旁門邊吸烟。他們就曉得這是他發的暗號。請他們來。他們走進去的時候。士拉里很小心的說道。鄉紳先生。我同你問好。你有事要找我。我就在這裏等。你的兒子穿了小丑戲服。你見了。且不必理會。他們三個人都進去了。加拉坐在戲臺中間小丑要巴戲的椅子上。離得遠遠的黑暗地方。後排板檯上。坐着一個人。還是滿臉的不高興。這就是他的兒子。他穿了一身又長又大又舊又破的戲服。塗得滿臉都是黑油。那樣子果然是十分難看。加拉怎樣也想不到今天。他的兒子變了這個模樣。起初那狗子老坐在他那裏。不肯動。不肯過來。後來還是西西

苦勸他。（他這時候不理他妹妹。不認他作妹妹了。）他從最高一層的板櫬。一層一層的走下來。走到戲臺邊。他父親問道。那件事是怎樣作的。他答道。什麼事是怎樣作的。他的父親說。我問的是那竊案。他兒子答道。我是在晚上硬打開了銀櫃。把櫃門半掩。我就走了。我早已預備好一把鑰匙。早上我摔在地下。使他們猜是拿這鑰匙開的。我不是一次把錢拿走的。我是分開好幾次拿的。他們以為每日餘下的錢。我都擺在櫃裏。其實不是的。當時情節。就是這個樣。你現在都曉得了。他父親說道。假使一個大雷打到我身上。我不會受驚到現在這樣。他的兒子還是很怨恨不平的。叨叨說道。我不懂你爲什麼就這樣的受驚。拿人薪水受人信任的人多咧。多少受人信任之中。總有多少個是靠不住的。你不知對我說過幾百次。這種事成了慣例了。既然成了慣例。我有什麼法。父親。你常拿這種話安慰他人。你現在也只好拿這種話安慰自己罷了。他父親聽了。兩手蓋住臉。他兒子站在那裏咬乾草。咬手指。手上的黑油。已經摸丟了好些。他的兩隻手很像猴子手。這時候天快黑了。他的兩隻白眼。很不耐煩的瞪他的父親。他父親說道。一定得想法。把你送到利華浦。從那裏再到外國。他兒子答道。我猜我一定得去。我自生以來。我覺得我現時在這裏爲最難受。加拉走出去。同士拉里進來。請教他用

什麼法子。把這個可憐東西弄走了。士拉里說道。鄉紳。我已經想過了。時候是很緊急的。不能一刻耽誤。或是或否。你立刻就決定。從這裏到火車站。是六十多里。半點鐘內。送客趕火車的馬車就要動身。那一次的火車。是直到利華浦的。加拉歎氣道。你看看他那模樣。那送客的馬車肯讓他……士拉里說道。我的意思。並不是叫他這樣打扮就走。只要請你說句話。我五分鐘之內。就可以把他打扮成一個左士金。我戲箱裏。有的是衣服。加拉說道。什麼叫左士金。我不懂。士拉里說道。左士金就是個趕車的車夫。鄉紳。你立刻打定主意。還要買皮酒。洗刷黑臉。第一好是用皮酒。加拉立刻答應了。士拉里打開戲箱。取出一套衣服。狗子立刻改裝。士拉里拿了皮酒。把狗子的黑臉洗白了。士拉里說道。跟我來。你跳上馬車後。我陪你走。人家以為你是我戲班裏的人。你去同你家裏的人話別。趕快趕快。說完。他暫時走開迴避。加拉對兒子說道。這就是一封信。一切花費都同你預備好了。你要悔過學好。以補前非。我的孩子。伸過手來。我盼望上帝寬恕你。同我寬恕你一樣。那垂頭喪氣的兒子。聽見這悽慘的話。也居然滴了些眼淚。

(未完)

因患便秘致發紅瘰

紅色清導丸正是絕妙良藥也

先生除面去
上紅瘰
之法真妙
乎服
用清導丸也



因便秘毒質入血遍佈週身則身體因而患病矣即口氣穢濁消化不良疾病頭痛頭暈目眩等症以及一切不舒狀態相繼而作往往皮膚旋起紅瘰小瘡或面色黃萎等情是也欲治以上諸恙必先使大便秘有序肝經和平為急務是以紅色清導丸正是適當妙劑因微利平肝潤腸導滯之功出自天然也即如浙江麗水碧湖張山葉蔚文先生來書云鄙人因大便秘結致患面發紅瘰且口氣穢濁氣色暗滯自服用紅色清導丸後大便有序腸胃清潔食量加增精神暢快皆清導丸之功也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寄郵票大洋六角至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原班郵奉清導丸一瓶可也每六瓶大洋三元郵力在內

韋廉士醫生藥局之出品在美國製造確係美國貨

此孩曾患痰厥驚風

及服用嬰孩自己藥片始獲平安現下肥大活潑完全復原

江蘇無錫張桐大律師來函云去秋次兒壽平產後僅越五月即患痧症及百日咳治愈後體質虛弱不堪竟致病魔為崇纏綿不休時有消化不良大便秘結或嘔或瀉以及痰厥傷風等症中西醫生束手無策



咸稱不救幸服

嬰孩自己藥片未及兩瓶頓收奇效迄今肥大活潑完全復原因念小兒之得慶更生實由於貴藥局嬰孩自己

己藥片再造之功也凡家中之有小兒及嬰孩者不可不預備嬰孩自己藥片一瓶於家中以防不時之需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向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函購每一瓶大洋六角每六瓶大洋三元郵力在內收用郵票

韋廉士醫生藥局之出品在美國製造確係美國貨



The Story World

(Issued Weekly)

General Sales Agents: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投 稿 簡 章

一 本刊各門皆歡迎投稿文體以白話為主
 二 亦酌用文言
 三 投寄之稿務請寫清楚以免錯誤每篇字數
 四 若原稿請附姓名住址以便通信至發表
 五 點將原稿文題目原著者姓名出版日期及地
 六 稿未請註明姓名住址以便通信至發表
 七 時寄何稿在五字以下者用則函覆不用
 八 稿不退還惟在長篇以上者如不登
 九 載得因選先附郵資寄還原稿
 十 選登之稿酌致滿函如下
 十一 (甲) 現金
 十二 (乙) 書券
 十三 (丙) 本雜誌
 十四 酬報之數由本社酌定不先函商若投稿
 十五 人欲自定稿數者請於寄稿時一併聲明
 十六 所有投寄之稿一律揭載後其著作權即為本社
 十七 投寄之稿本館得酌量增刪之但投稿人不
 十八 願他人增刪者可於投稿時聲明
 十九 投寄者請逕寄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編
 二十 譯所轉小觀世界社收

不 許 轉 載

中華民國十五年十二月三月初版發行
 編輯者 胡寄塵
 上海開北寶山路華字四十五號
 發行者 小說世界社
 上海開北寶山路華字四十五號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印刷所
 分售處 各埠商務印書館
 及大書坊

廣 告 價 目 表

定 價 表

接洽 遠地函詢即行奉復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 如用色紙或彩印價目另議 繪圖 刻圖工價另議 連登多期價目從廉 欲知詳細情形請 至上海北四川路商務印書館虹口分店內「廣告公司」	普通	正	正	優	特	等	郵章如有改動隨時增減	新報蒙古及日本照國內 香港澳門照國外 郵票代價作九五折以一分二分及二角為限	定 預			零售每册大洋陸分 郵費國內一分 國外四分	每週一册 全年五十册	
			文	文	圖	底	第			全	半	時			
			後	中	中	外	等			年	年	期			
		二十八元	四十元	四十八元	六十元	全面十二	牛	面	四分	元	元	元	元	元	元

定閱諸君如有詢問事件或更改住址運信時務將定單號數定戶姓名在何處定原寄何處四項詳細開明方可遵辦實錄定戶太多簿冊繁重非此四項無從檢查難免仍有誤寄特先聲明

耳瘡為患



此膏治皮病瘡瘍夙著效
 驗凡患濕疹圈癬疥瘡熱
 癩凍瘡爛脚一切無名腫
 毒及諸蟲咬傷等請試之
 各埠藥房均有出售
 上海江西路美商兜安氏西藥公司



兜安氏馳名藥膏

請聲明由小說世界介紹

Please mention the STORY WORLD.